



唐書
卷六



伊
1785
240



1735
240

岑虞李褚姚令狐列傳第二十七

唐書一百二

唐書一百二

岑文本字景仁鄧州棘陽人祖善方後梁吏部尚書更家江陵父
 之象仕隋為邯鄲令坐為人訟不得申文本年十四詣司隸理冤
 辨對哀暢無所訕眾屬目命作蓮華賦文成合臺嗟賞遂得直性
 沈敏有姿儀善文辭多所貫綜郡舉秀才不應蕭銑僭號召為中
 書侍郎主文記河間王孝恭平荊州其下欲掠殺文本說孝恭曰
 自隋無道四海救死于頸以望真主蕭氏君臣決策歸命者意欲
 去危就安大王誠縱兵剽係恐江領以南向化心沮狼顧麕驚不
 如厚撫荊州勸未附陳天子厚惠誰非王人孝恭善之遽下令止
 侵略署文本別駕從擊輔公祏典檄符進署行臺考功郎中貞觀
 元年除祕書郎兼直中書省太宗既藉田又元日朝羣臣文本奏
 藉田三元頌二篇文致華贍李靖復薦于帝擢中書舍人時顏思

舊書于作延

新嘉坡
 州八保
 月八年
 悼山同
 部君田
 所購以
 贈資一
 人八治



古為侍郎自武德以來詔誥或大事皆所草定及得文本號善職而敏速過之或策令叢遽敕吏六七人泚筆待分口占授成無遺意師古以遣罷溫彥博為請帝曰師古練時事長於文誥人少逮者幸得復用帝曰朕自舉一人公母憂乃授文本侍郎專典機要封江陵縣子是時魏王泰有寵侈第舍冠諸王文本上疏勸崇節儉陳嫡庶分宜有抑損帝善之賜帛三百段踰年為令從伐遼東事一委倚至糧漕最目甲兵凡要料配差序籌不廢手由是神用頓耗容止不常帝憂曰文本今與我同行恐不與同返矣至幽州暴病帝臨視流涕卒年五十一是夕帝聞夜嚴曰文本死所不忍聞命罷之贈侍中廣州都督謚曰憲陪葬昭陵始文本貴常自以與孤生居處卑室無茵褥幃帟事母以孝顯撫弟姪篤恩義生平故人雖羈賤必鈞禮帝每稱其忠謹吾親之信之晉王為皇太子

大臣多兼官官帝欲文本兼攝辭曰臣守一職猶懼其盈不願希恩東宮請一心以事陛下帝乃止但詔五日一參東宮每進見太子答拜始為中書令有憂色母問之答曰非勲非舊責重位高所以憂也有來慶者輒曰今日受弔不受賀或勸其營產業文本歎曰吾漢南一布衣徒步入關所望不過祕書郎縣令耳今無汗馬勞以文墨位宰相奉稍已重尚何殖產業邪故口未嘗言家事既任職久賚錫豐饒皆令弟文昭主之文昭任校書郎多交輕薄帝不悅謂文本曰卿弟多過朕將出之文本曰臣少孤母所鍾念者弟也不欲離左右今若外出母必憂無此弟是無老母也泣下嗚咽帝愍其意召文昭讓敕卒無過孫義從子長倩

義字伯華第進士累遷太常博士坐伯父長倩貶郴州司法參軍遷金壇令時弟仲翔為長洲令仲休為溧水令皆有治績宰相宗

楚客語本道巡察御史母遺江東三岑乃薦義爲汜水令武后令宰相舉爲員外郎者韋嗣立薦義且言惟長倩爲累久不進后曰義誠材何諉之拘卽拜天官員外郎於是坐親廢者皆得援而進矣俄爲中書舍人中宗時武三思用事敬暉欲上表削諸武封王者衆畏三思不敢爲草獨義爲之詞誼勁切由是下遷祕書少監進吏部侍郎時崔湜鄭愔及大理少卿李元恭分掌選皆以賄聞獨義勁廉爲時議嘉仰帝崩詔擢右散騎常侍同中書門下三品睿宗立罷爲陝州刺史再遷戶部尚書景雲初復召同三品進侍中封南陽郡公初節愍太子之難冉祖雍誣帝及太平公主連謀賴義與蕭至忠保護得免義監修中宗實錄自著其事帝見之賞歎賜物三百段良馬一匹下詔褒美時義兄獻爲國子司業仲翔陝州刺史仲休商州刺史兄弟子姓在清要者數十人義歎曰物

極則反可以懼矣然不能抑退坐豫太平公主謀誅籍其家長倩少孤爲文本鞠愛永淳中累官至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垂拱初自夏官尚書遷內史知夏官事俄拜文昌右相封鄧國公武后擅位喜符瑞事群臣爭言之長倩懼間亦開陳請改皇嗣爲武氏且爲周家儲貳后順許賜實封戶五百加特進輔國大將軍鳳閣舍人張嘉福洛州民王慶之建請以武承嗣爲皇太子長倩謂皇嗣在東宮不宜更立與格輔元不署奏請切責嘉福等和州浮屠上大雲經著革命事后喜始詔天下立大雲寺長倩爭不可繇是與諸武忤罷爲武威道行軍大總管征吐蕃未至召還下獄來俊臣脅誣長倩與輔元歐陽通數十族謀反斬于市五子同賜死發暴先墓睿宗立追復官爵備禮改葬輔元者汴州浚儀人父處仁仕隋爲剡丞與同郡王孝逸繁師元靖君亮鄭祖咸鄭

師善李行簡盧協皆有名號陳畱八俊輔元擢明經累遷殿中侍御史歷御史中丞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既持承嗣不可遂及誅子遵亦舉明經第爲太常寺太祝亡命匿中牟十餘年神龍初訴父冤擢累贊善大夫輔元兄希元洛州司法參軍同章懷太子注范畢後漢書者

虞世南越州餘姚人出繼叔陳中書侍郎寄之後故字伯施性沈靜寡欲與兄世基同受學于吳顧野王餘十年精思不懈至累旬不盥櫛文章婉縟慕僕射徐陵自以類已由是有名陳天嘉中父荔卒世南毀不勝喪文帝高荔行知二子皆博學遣使至其家護視召爲建安王法曹參軍時寄陷於陳寶應世南雖服除仍衣布飯蔬寄還乃釋布噉肉至德初除西陽王及陳滅與世基入隋世基辭章清勁過世南而瞻博不及也俱名重當時故議者方晉

一陸煬帝爲晉王與秦王俊交辟之大業中累至祕書郎煬帝雖愛其才然疾峭正弗甚用爲七品十年不徙世基佞敏得君日貴盛妻妾被服擬王者而世南躬貧約一不改宇文化及已弑帝間殺世基而世南抱持號訴請代不能得自是哀毀骨立從至聊城爲竇建德所獲署黃門侍郎秦王滅建德引爲府參軍轉記室遷太子中舍人王踐祚拜負外散騎侍郎弘文館學士時世南已衰老屢乞骸骨不聽遷太子右庶子固辭改祕書監封永興縣子世南貌儒謹外若不勝衣而中抗烈論議持正太宗嘗曰朕與世南商略古今有一言失未嘗不悵恨其懇誠乃如此貞觀八年進封縣公會隴右山崩大蛇屢見山東及江淮大水帝憂之以問世南對曰春秋時梁山崩晉侯召伯宗問焉伯宗曰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爲之不舉降服乘縵徹樂出次祝幣以禮焉梁山晉所主

也。晉侯從之，故得無害。漢文帝元年，齊楚地二十九山同日崩，水
大出，詔郡國無來貢，施惠天下，遠近洽穆，亦不爲災。後漢靈帝時，
青虵見御坐，晉惠帝時，大蛇長三百步，見齊地，經市入廟，蛇宜在
草野而入市，此所以爲怪耳。今蛇見山澤，適其所居，又山東淫雨，
江淮大水，恐有冤獄枉繫，宜省錄繫囚，庶幾或當天意。帝然之，於
是遣使賑飢民，申挺獄訟，多所原赦。後星孛虛危，歷氏餘百日，帝
訪群臣，世南曰：昔齊景公時，彗見，公問晏嬰，嬰曰：公穿池沼，畏不
深，起臺榭，畏不高，行刑罰，畏不重，是以天見彗爲戒耳。景公懼而
脩德，後十六日而滅。臣願陛下勿以功高而自矜，勿以太平久而
自驕，慎終于初，彗雖見，猶未足憂。帝曰：誠然。吾良無景公之過，但
年十八舉義兵，二十四平天下，未三十卽大位，自謂三王以來，撥
亂之主，莫吾若，故負而矜之，輕天下士，上天見變，其爲是乎？秦始

皇剗除六國，隋煬帝有四海之富，卒以驕敗，吾何得不戒邪？高祖
崩，詔山陵一準漢長陵故事，厚送終禮。於是程役峻暴，人力告弊，
世南諫曰：古帝王所以薄葬者，非不欲崇大光顯以榮其親，然高
墳厚隴，寶貝珍物，適所以累之也。聖人深思遠慮，安於菲薄，爲長
久計。昔漢成帝造延昌二陵，劉向上書曰：孝文居霸陵，悽愴悲懷，
顧謂群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爲椁，用紵絮斮陳，漆其間，豈可動哉？
張釋之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無可欲，雖無石椁，
又何戚焉？夫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孝文寤焉，遂以薄葬。又
漢法人君在位，三分天下貢賦之一，以入山陵，武帝歷年長久，比
葬方中，不復容物，霍光暗於大體，奢侈過度，其後赤眉入長安，破
茂陵，取物猶不能盡，無故聚斂爲盜之用，甚無謂也。魏文帝爲壽
陵，作終制曰：堯葬壽陵，因山爲體，無封樹寢殿園邑，棺槨足以藏

骨衣衾足以朽肉吾營此不食之地欲使易代之後不知其處無藏金銀銅鐵一以瓦器喪亂以來漢氏諸陵無不發者至乃燒取玉匣金縷骸骨並盡乃不重痛哉若違詔妄有變改吾爲戮屍地下死而重死不忠不孝使魂而有知將不福汝以爲永制藏之宗廟魏文此制可謂達於事矣陛下之德堯舜所不逮而俯與秦漢君同爲奢泰此臣所以尤戚也今爲丘隴如此其中雖不藏珍寶後世豈及信乎臣愚以爲霸陵因山不起墳自然高顯今所卜地勢卽平宜依周制爲三仞之墳明器一不得用金銀銅鐵事訖刻石陵左以明示大小高下之式一藏宗廟爲子孫萬世法豈不美乎書奏未報又上疏曰漢家卽位之初便營陵墓近者十餘歲遠者五十年今以數月之程課數十年之事其於人力不亦勞矣漢家大郡戶至五十萬人衆不逮往時而功役一之此臣所以致

疑也時議者頗言官奉遺詔於是稍稍裁抑帝嘗作宮體詩使賡和世南曰聖作誠工然體非雅正上之所好下必有甚者臣恐此詩一傳天下風靡不敢奉詔帝曰朕試卿耳賜帛五十匹帝數出畋獵世南以爲言皆蒙嘉納嘗命寫列女傳於屏風於時無本世南暗疏之無一字謬帝每稱其五絕一曰德行二曰忠直三曰博學四曰文詞五曰書翰世南始學書於浮屠智永究其法爲世祕愛十二年致仕授銀青光祿大夫弘文館學士如故祿賜防閣視京官職事者卒年八十一詔陪葬昭陵贈禮部尚書謚曰文懿帝手詔魏王泰曰世南於我猶一體拾遺補闕無日忘之蓋當代名臣人倫準的今其云亡石渠東觀中無復人矣後帝爲詩一篇述古典亡旣而歎曰鍾子期死伯牙不復鼓琴朕此詩將何所示邪敕起居郎褚遂良卽其靈坐焚之後數歲夢進讜言若平生翌日

下制厚卹其家子昶終工部侍郎

李百藥字重規定州安平人隋內史令德林子也幼多病祖母趙以百藥名之七歲能屬文父友陸乂等共讀徐陵文有刈琅邪之稻之語嘆不得其事百藥進曰春秋邠子藉稻杜預謂在琅邪客大驚號竒童引蔭補三衛長乃性疏佚喜劇飲開皇初授太子通事舍人兼學士被讒輒謝病去十九年召見仁壽宮襲父爵安平公僕射楊素吏部尚書牛弘愛其才署禮部員外郎奉詔定五禮律令陰陽書初以疾去舍人也煬帝在楊州召不赴銜之及卽位奪爵爲桂州司馬官廢還鄉里大業九年戍會稽管崇亂城守有功帝顧其名謂虞世基曰是子故在宜斥醜處乃授建安郡丞至烏程江都難作沈法興李子通杜伏威更相滅百藥轉側寇亂中數被僞署危得不死會高祖遣使招伏威百藥勸朝京師旣至歷

陽中悔欲殺之飲以石灰酒因大利瀕死旣而宿病皆愈伏威諡書輔公祐使殺之爲王雄誕保護得免公祐反授吏部侍郎或謂帝百藥與同反帝大怒及平得伏威所與公祐書乃解猶貶涇州司戶太宗至涇州召與語悅之貞觀元年拜中書舍人封安平縣男明年除禮部侍郎時議裂土與子弟功臣百藥上封建論理據詳切帝納其言而止四年授太子右庶子太子數戲媠無度乃作贊道賦以諷它日帝曰朕見卿賦述古儲貳事勸勵甚詳向任卿固所望耳賜綵三百段遷散騎常侍進左庶子宗正卿爵爲子久之固乞致仕帝嘗與偕賦帝京篇歎其工手詔曰卿何身老而才之壯齒宿而意之新乎卒年八十四謚曰康百藥名臣子才行世顯爲天下推重侍父母喪還鄉徒跣數千里服雖除容貌癯瘠者累年好獎薦後進得俸祿與親黨共之翰藻沈鬱詩尤其所長樵

斷皆能諷之所撰齊史行於時子安期

安期亦七歲屬文父貶桂州遇盜將加以刃安期跪泣請代盜哀釋之貞觀初爲符璽郎累除主客員外郎高宗卽位遷中書舍人司列少常伯數預決國事帝屢責侍臣以不能進賢衆不敢對安期進曰邑十室且有忠信天下至廣不爲無賢比見公卿有所薦進皆劾爲朋黨滯抑者未申而主薦者已訾所以人人爭噤默以避囂謗若陛下忘其親讎曠然受之惟才是用塞讒毀路其誰敢不竭忠以聞上乎帝納之尋檢校東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出爲荊州大都督府長史卒謚曰烈自德林至安期三世掌制誥孫義仲又爲中書舍人

褚亮字希明杭州錢塘人曾祖湮父玠皆有名梁陳間亮少警敏博見圖史一經目輒誌于心年十八詣陳僕射徐陵陵與語異之

後主召見使賦詩江總諸詞人在席皆服其工累遷爲尚書殿中侍郎入隋爲東宮學士遷太常博士煬帝議改宗廟之制亮請依古七廟而太祖高祖各一殿法周文武二祧與始祖而三餘則分室而祭始祖二祧不從迭毀未及行坐與楊玄感善煬帝矜已疾才因是亦貶西海司戶時博士潘徽貶威定主簿亮與俱至隴山徽死爲斂瘞人皆義之後爲薛舉黃門侍郎舉滅秦王謂曰寡人受命而來嘉於得賢公久事無道君得無勞乎亮頓首曰舉不知天命抗王師今十萬衆兵加其頸太王釋不誅豈獨亮蒙更生邪王悅賜乘馬帛二百段卽授王府文學高祖獵親格虎亮懇悞致諫帝禮納其言王每征伐亮在軍中嘗預祕謀有裨輔之益貞觀中累遷散騎常侍封陽翟縣侯老于家太宗征遼子遂良從詔亮曰疇日師旅卿未嘗不在中今朕薄伐君已老俛仰歲月且三十

載眷言及此我勞如何今以遂良行想君不惜一子於朕耳善居加食亮頓首謝及寢疾帝遣醫中使候問踵相逮卒年八十八贈太常卿陪葬昭陵謚曰康遂良自有傳初武德四年太宗爲天策上將軍寇亂稍平乃鄉儒宮城西作文學館收聘賢才於是下教以大行臺司勳郎中杜如晦記室考功郎中房玄齡及于志寧軍諮祭酒蘇世長天策府記室薛收文學褚亮姚思廉太學博士陸德明孔穎達主簿李玄道天策倉曹參軍事李守素王府記室參軍事虞世南參軍事蔡允恭顏相時著作郎攝記室許敬宗薛元敬太學助教蓋文達軍諮典簽蘇勗並以本官爲學士七年收卒復召東虞州錄事參軍劉孝孫補之凡分三番遞宿于閣下悉給珍膳每暇日訪以政事討論墳籍權略前載無常禮之間命閣立本圖象使亮爲之贊題名字爵里號十八學士藏之書府以章禮

賢之重方是時在選中者天下所慕向謂之登瀛洲

劉孝孫者荊州人祖貞周石臺太守孝孫少知名大業末爲王世充弟杞王辯行臺郎中辯降衆引去獨孝孫攀援號慟送于郊貞觀六年遷著作佐郎吳王友歷諮議參軍遷太子洗馬未拜卒李玄道者本隴西人世居鄭州仕隋爲齊王府屬李密據洛口署記室密敗爲王世充所執衆懼不能寐獨玄道曰死生有命憂能了乎寢甚安及見世充辭色不撓釋縛爲著作佐郎東都平爲秦王府主簿貞觀初累遷給事中姑臧縣男出爲幽州長史佐都督王君廓專持府事君廓不法每以義裁糾之嘗遣玄道婢乃良家子爲所掠遣去不納由是始隙君廓入朝玄道寓書房玄齡玄齡本甥也君廓發其書不識草字疑以謀已遂反坐是流鶴州未幾擢常州刺史風績清簡下詔褒美贈繒帛久之致仕加銀青光祿

大夫以祿歸第卒

李守素者趙州人王世充平召署天策府倉曹參軍通氏姓學世號肉譜虞世南與論人物始言江左山東尚相酬對至北地則笑而不答歎曰肉譜定可畏許敬宗曰倉曹此名豈雅目邪宜有以更之世南曰昔任彥昇通經時稱五經笥今以倉曹爲人物志可乎時渭州刺史李淹亦明譜學守素所論惟淹能抗之

姚思廉本名簡以字行陳吏部尚書察之子陳亡察自吳興遷京兆遂爲萬年人思廉少受漢書於察盡傳其業寡嗜欲惟一於學未嘗問家人生貨仕陳會稽王主簿入隋爲漢王府參軍事以父喪免服除補河間郡司法書佐初察在陳嘗修梁陳二史未就死以屬思廉故思廉表父遺言有詔聽續煬帝又詔與起居舍人崔祖濬修區寓圖志遷代王侍讀高祖定京師府僚皆奔亡獨思廉

侍王兵將升殿思廉厲聲曰唐公起義本安王室若等不宜無禮於王衆貽却布列階下帝義之聽扶王至順陽閣泣辭去觀者歎曰仁者有勇謂此人乎俄授秦王府文學王討徐圓朗嘗語隋事慨然歎曰姚思廉蒙素刀以明大節古所難者時思廉在洛陽遣使遺物三百段致書曰景想節義故有是贈王爲皇太子遷洗馬卽位改著作郎弘文館學士詔與魏徵共撰梁陳書思廉采謝吳顧野王等諸家言推究綜括爲梁陳二家史以卒父業賜雜綵五百段加通直散騎常侍以藩邸恩凡政事得失許密以聞思廉亦展盡無所諱帝幸九成宮思廉以爲離宮游幸是秦皇漢武事非堯舜禹湯所爲帝諭曰朕嘗苦氣疾熱卽頓劇豈爲游賞者乎賜帛五十匹拜散騎常侍豐城縣男卒贈太常卿謚曰康陪葬昭陵

孫璿

贊曰隋煬帝失德高祖總豪英興北方鼓行入關舉京師轟若震
霆思廉以諸生侍辱主奮然陳大義挫虓虎而奪之氣勇夫悍心
褫駭自卻不敢加無禮於其君誠使有國家者舉不失義天下其
何以抗之哉宜太宗之尊表云

璿字令璋少孤撫昆娟友愛力學才辯拔邁永徽中舉明經第補
太子宮門郎以論撰勞進祕書郎稍遷中書舍人封吳興縣男武
后時擢夏官侍郎坐從弟敬節叛貶桂州長史后方以符璠自神
璿取山川草樹名有武字者以爲上應國姓哀類以聞后大悅拜
檢校天官侍郎擢文昌左丞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永徽後左右史
唯對仗承旨仗下謀議不得聞璿以帝王謨訓不可闕紀請仗下
所言軍國政要責宰相自撰號時政記以授史官從之時政有記
自璿始坐事降司賓少卿延載初拜納言有司以璿族犯法不可

爲侍臣者璿曰王敦犯順導典樞機嵇康被戮紹以忠死是能爲
累乎后曰此朕意卿無恤浮言證聖初加秋官尚書明堂火后欲
避正殿應天變璿奏此人火非天災也昔宣榭火周世延建章焚
漢業昌且彌勒成佛七寶臺須臾散壞聖人之道隨物示化況明
堂布政之宮非宗廟不宜避正殿貶常禮左拾遺劉承慶曰明堂
所以宗祀爲天所焚當側身思過振除前犯璿挾前語以傾后意
后乃更御端門大酺燕群臣與相娛樂遂造天樞著已功德命璿
爲使董督之功費浩廣見金不足乃斂天下農器并鑄以功賜爵
一級后封嵩山詔璿總知儀注爲封禪副使更造明堂又以使護
作加銀青光祿大夫大食使者獻師子璿曰是獸非肉不食自碎
葉至都所費廣矣陛下鷹犬且不蓄而厚資養猛獸哉有詔大食
停獻時九鼎成后欲用黃金塗之璿奏鼎者神器貴質朴不待外

飾臣觀其上先有五采雜珣豈待塗金爲符曜耶后乃止契丹李
盡忠盜塞副梁王武三思爲榆關道安撫使坐累下遷益州長史
始蜀吏貪暴璿擿發之無所容貸后聞降璽詔慰勞因謂左右曰
爲二千石清其身者易使吏盡清者難唯璿爲兼之新都丞朱待
辟坐賊應死待辟所厚浮屠理中謀殺璿據劔南有密告后者詔
璿窮按璿深探其獄跡疑似皆捕逮株黨牽聯數千人獄具后遣
洛州長史宋玄爽御史中丞霍獻可覆視無所翻坐没入五十餘
族知反流徙者什八以上道路冤譟監察御史表怨已劾奏璿獄
不平有詔勿治召拜地官冬官二尚書久之致仕卒年七十四遺
令薄葬贈越州都督謚曰成弟班

班篤學有立志擢明經歷六州刺史政皆有績數被褒賜累封宣
城郡公遷太子詹事兼左庶子時節愍太子稍失道班凡四上書

諫其一曰臣聞賈誼稱選天下端士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
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不能
無正習與不正人居不能無不正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太子
正天下定矣伏見內置作坊諸工伎得入宮闈之內禁衛之所或
言語內出或事狀外通小人無知因爲詐僞有點盛德臣望悉出
宮內造作付所司其二曰漢文帝身弋綈足革舄齊高帝闌檻用
銅者皆易以鐵經侯帶玉具劔環珮以過魏太子太子不視經侯
曰魏國亦有寶乎太子曰主信臣忠魏之寶也經侯委劔佩去杜
門不出夫聖賢以簡素爲貴皇王以菲薄爲德惟殿下畱心恭儉
損省玩好以訓天下其三曰前世東宮門閤往來皆有簿籍殿下
時有所須唯門司宣令姦僞乘之因緣增損近呂昇之乃代署宣
敕賴殿下糾發其姦以後墨令及覆事並請內印畫署冀免詐謬

其四曰聖人不專其德賢智必有所師今司經無學士供奉無侍讀宜視膳時奏請其人俾奉講勸夫經所以立行修身史所以諳識成敗斯急務也太子雖稱善不能用其言及敗索宮中得班諫書中宗嘉歎時宮臣皆得罪獨班擢右散騎常侍遷祕書監睿宗立拜戶部尚書所歷定州刺史尚書官皆與疇相繼云卒年七十四始曾祖察嘗撰漢書訓纂而後之注漢書者多竊取其義爲已說班著紹訓以發明舊義云

令狐德棻宜州華原人父熙隋鴻臚卿其先乃燉煌右姓德棻博貫文史大業末爲藥城長屬亂不就官淮安王神通據太平宮起兵立總管府署德棻府記室高祖入關引直大丞相府記室武德初爲起居舍人遷祕書丞帝嘗問丈夫冠婦人髻比高大何耶德棻對曰冠髻在首君之象也晉之將亡君弱臣彊故江左士女衣

小而裳大宋武帝受命君德尊嚴衣裳隨亦變改此近事驗也帝然之方是時大亂後經籍亡散祕書湮缺德棻始請帝重購求天下遺書置吏補錄不數年圖典略備又建言近代無正史梁陳齊文籍猶可據至周隋事多脫捐今耳目尚相及史有所馮一易世事皆汨暗無所掇拾陛下受禪于隋隋承周二祖功業多在周今不論次各爲一王史則先烈世庸不光明後無傳焉帝謂然於是詔中書令蕭瑀給事中王敬業著作郎殷聞禮主魏中書令封德彝舍人顏師古主隋大理卿崔善爲中書舍人孔紹安太子洗馬蕭德言主梁太子詹事裴矩吏部郎中祖孝孫祕書丞魏徵主齊祕書監竇璡給事中歐陽詢文學姚思廉主陳侍中陳叔達太史令庾儉及德棻主周整振論撰多歷年不能就罷之貞觀三年復詔撰定議者以魏有魏收魏澹二家書爲已詳惟五家史當立德

蔡更與祕書郎岑文本殿中侍御史崔仁師次周史中書舍人李百藥次齊史著作郎姚思廉次梁陳二史祕書監魏徵次隋史左僕射房玄齡總監脩撰之原自德蔡發之書成賜絹四百匹遷禮部侍郎兼脩國史累進爵彭城縣子轉太子右庶子太子承乾廢坐除名爲民召拜雅州刺史又坐事免會修晉家史房玄齡奏起之預東凡十有八人德蔡爲先進故類例多所誣定除祕書少監永徽初復爲禮部侍郎弘文館學士監修國史遷太常卿高宗嘗召宰相及弘文館學士坐中華殿問何修而王若霸又當孰先德蔡曰王任德霸任刑夏殷周純用德而王秦專刑而霸至漢雜用之魏晉以降王霸兩失若用之王爲先而莫難焉帝曰今茲何爲而要對曰古者爲政清心簡事爲本今天下無虞年穀豐衍惟薄賦斂省征役爲要又問禹湯桀紂所以興亡對曰傳稱禹湯罪已

其興也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然一主惑孽色戮諫者造炮烙之刑此所以亡也帝悅厚賜以答其言遷國子祭酒崇賢館學士爵爲公以金紫光祿大夫致仕卒年八十四謚曰憲時又有鄧世隆顧胤李延壽李仁實皆以史學稱當世

鄧世隆者相州人隋大業末王世充兄子太戍河陽引爲賓客秦王攻洛陽遣書諭太世隆報書夸慢洛陽平亡命變姓名號隱玄先生棲白鹿山貞觀初召授國子主簿與崔仁師慕容善行劉頴庾安禮敬播俱爲修史學士世隆內負罪居不聊太宗遣房玄齡諭曰爾爲人作書各忠其主耳我爲天子尚甘心疋夫邪母有後疑改著作佐郎歷衛尉丞初帝以武功定天下晚始嚮學多屬文賦詩天格瞻麗意悟冲邁十三年世隆上疏請加集錄帝謙不許終著作郎

蘇胤蘇州吳人父覽仕隋祕書學士胤永徽中累遷起居郎兼修國史以撰太宗實錄勞加朝散大夫弘文館學士論次國史加朝請大夫封餘杭縣男終司文郎中子琮武后時爲天官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卒后曰琮不幸令雖不舉哀然朕以股肱特廢視事一日

李延壽者世居相州貞觀中累補太子典膳丞崇賢館學士以修撰勞轉御史臺主簿兼直國史初延壽父大師多識前世舊事常以宋齊梁陳齊周隋天下參隔南方謂北爲索虜北方指南爲島夷其史於本國詳他國略往往訾美失傳思所以改正擬春秋編年刊究南北事未成而歿延壽旣數與論撰所見益廣乃追終先志本魏登國元年盡隋義寧二年作本紀十二列傳八十八謂之北史本宋永初元年盡陳禎明三年作本紀十列傳七十謂之南

史凡八代合二書百八十篇上之其書頗有條理刪落釀辭過本書遠甚時人見年少位下不甚稱其書遷符璽郎兼修國史卒嘗撰太宗政典調露中高宗觀之咨美直筆賜其家帛五十段藏副祕閣仍別錄以賜皇太子云李仁實魏州頓丘人官至左史著格論通曆等書行于時

峒德蔡五世孫天寶末及進士第遇祿山亂去隱南山豹林谷楊綰微時數從之游而峒博學有口辯綰爲禮部侍郎脩國史薦峒自華原尉拜右拾遺兼史職累遷起居舍人撰玄宗實錄屬起居注亡散峒哀掇詔策備一朝之遺自開元天寶間名臣事多漏略拙于取棄不稱良史大曆中以刑部員外郎判南曹遷司封郎中知制誥兼史館脩撰德宗立詔元陵制度務極優厚當竭帑藏奉用度峒諫曰臣伏讀漢劉向論山陵之誠良史咨欷何者聖賢勤

儉不作無益昔舜葬蒼梧弗變其肆禹葬會稽不改其列周武葬畢陌無丘隴處漢文葬霸陵不起山墳禹非不忠啟非不順周公非不悌景帝非不孝其奉君親皆以儉嚴爲無窮計宋文公厚葬春秋書華元爲不臣桓魋爲石槨夫子以爲不如速朽由是觀之有德者葬薄無德者葬厚章章可見陛下仁孝切於聖心然尊親之義貴合于禮先帝遺詔送終之制一用儉約不得以金銀緣飾陛下奉先志無違物若務優厚是拂顧命繆經誼臣竊懼之今赦令甫下諸條未出望速詔有司從遺制便詔答曰朕頃議山陵荒哀迷謬以違先旨卿引據典禮非唯中朕之失亦使朕不遺君親于患敢不聞義而從奉以終始雖古遺直何以加焉峘在吏部因尚書劉晏力時楊炎爲侍郎故峘內德晏至分闕以善闕奉晏惡闕與炎炎心不平建中初峘爲禮部侍郎炎執政不爲憾炎出故

宰相杜鴻漸門下其子封求弘文生以託峘峘謝使者曰得公手署峘得以識炎不疑署送之峘卽日奏言宰相迫臣以私從之負陛下不從則害臣帝以詰炎炎具道所以然帝怒曰此姦人無可奈何欲殺之炎苦救解乃貶衡州別駕遷刺史李泌執政召拜太子右庶子復爲修撰性復且介人人與爲怨孔述睿同修史峘忿細故數侵之述睿長者無所校貞元五年坐守衡州冒前刺史戶口爲已最竇參素惡之貶吉州別駕稍遷刺史齊映爲江西觀察使按部及州峘輕映後出先至宰相今雖屬刺史自挾所以過映者至迎謁頗怏怏以語其妻妻曰君自視何如人以白頭走小生前君不以此見映雖黜死我無憾映至峘入謁從容步進不祿首屬戎器映以爲恨去至府適峘舉奏前刺史過失無狀不宜按部貶衢州別駕刺史田敦峘門生也與峘昧生平至是迎拜分俸半

以調給之在衢十年順宗立以祕書少監召未至卒初受詔撰代宗實錄未就會貶詔聽在外成書元和中其子太僕丞丕獻之以勞贈工部尚書

贊曰文本才猷世南鯁諤百藥之持論亮思廉之邃雅德蔡之辭章皆治世華采而澳汨於隋光明於唐何哉蓋天下未嘗無賢以不用亡不必多賢以見用興夫典章圖史有國者尤急所以考存亡成敗陳諸前而爲之戒方天下初定德蔡首發其議而後唐之文物粲然誠知治之本歟

岑虞李褚姚令狐列傳第二十七終

唐書一百二

唐書一百二

蘇韋孫張列傳第二十八

唐書一百三

唐書一百三

蘇世長京兆武功人祖彤仕後魏通直散騎常侍父振周宕州刺史建威縣侯世長十餘歲上書周武帝帝異其幼問讀何書對治孝經論語帝曰何言可道答曰爲國者不敢侮於鰥寡爲政以德帝曰善使卒學虎門館父死王事有詔襲爵世長號踊不自勝帝奭然改容入隋爲長安令數條上便宜大業末爲都水少監督漕上江會煬帝被弑發喪慟聞行路更爲王世充太子太保行臺右僕射與世充兄子弘烈及其將豆盧行褒戍襄陽高祖與之舊數遣使者諭降輒殺之洛陽平始與弘烈歸帝誅褒而誚世長頓首謝曰古帝王受命以比逐鹿一人得禽萬夫斂手豈有獲鹿後忿同獵者問爭肉罪邪今陛下應天順民安可忘管仲雍齒事且武功舊人亂離以來死亡略盡唯臣得見太平若殺之是絕其類帝

笑釋之授玉山屯監引見玄武門與語平生調之曰卿自謂佞邪直邪對曰愚且直帝曰若直者何爲背賊歸我對曰洛陽平天下爲一臣智窮力屈乃歸陛下使世充不死臣據漢南尚爲勅敵帝大笑嘲曰何名長而意之短口正而心之邪世長曰名長意短誠如聖旨口正心邪不敢奉詔昔竇融以河西降漢十世侯之臣舉山南以歸唯蒙屯監帝悅拜諫議大夫從獵涇陽大獲帝入旌門詫左右曰今日畋樂乎世長曰陛下廢萬機事游獵不滿十旬未爲樂也帝色變旣而笑曰狂態發邪曰爲臣計則狂爲陛下計忠矣時武功郿新經突厥寇掠鄉聚凋虛帝將遂獵武功世長諫曰突厥向盜劫人陛下救卹之言未出口又獵其地殆百姓不堪所求帝不聽侍宴披香殿酒酣進曰此煬帝作邪何雕麗底此帝曰卿好諫似直然詐也豈不知此殿我所營乃詭云煬帝邪對曰臣

但見傾宮鹿臺非受命聖人所爲者陛下武功舊第纔蔽風雨時以爲足今天下厭隋之侈以歸有道陛下宜刈奢淫復朴素今乃卽其官加雕飾焉欲易其亂得乎帝吝重其言歷陝州長史天策府軍諮祭酒引爲學士貞觀初使突厥與頡利爭禮不屈拒卻賂遺朝廷壯之出爲巴州刺史舟敗溺死世長有機辯淺于學嗜酒簡率無威儀初在陝邑里犯法不能禁乃引咎自撻于塵五伯疾其詭鞭之流血世長不勝痛呼而走人笑其不情子良嗣高宗時爲周王府司馬王年少不法良嗣數諫王以法繩府官不職者甚見尊憚帝異之遷荊州長史帝遣宦者采怪竹江南將蒔上苑宦者所過縱暴至荊良嗣囚之上書言狀帝下詔慰獎取竹棄之徙雍州時關內饑人相食良嗣政上嚴每盜發三日內必禽號稱神明垂拱初遷冬官尚書拜納言封溫國公畱守西京賞遇尤渥尚

方監裴匪躬案諸苑建言鬻果蔬儲利佐公上良嗣曰公儀休一諸侯相拔葵去織未聞天子賣果蔬與人爭利遂止遷文昌左相同鳳閣鸞臺三品遇薛懷義于朝懷義偃蹇良嗣怒叱左右批其頰曳去武后聞之戒曰弟出入北門彼南衙宰相行來毋犯之載初元年罷左相加特進仍知政事與韋方質素不平方質坐事誅引逮之后辨其非良嗣悻謝不能與輿還第卒年八十五詔百官往弔贈開府儀同三司益州都督始良嗣爲洛州長史坐僚壻累下徙冀州刺史其人往謝良嗣色泰定曰初不聞有累在荊州時州有河東寺本蕭管爲兄河東王所建良嗣曰江漢間何與河東乎奏易之而當世恨其少學云子踐言官太常丞爲酷吏所陷死嶺南削父爵沒其家神龍元年復贈司空以踐言子務元襲爵終郟王府長史

從孫弁字元容擢進士調奉天主簿德宗出狩而縣令計事在府官屬皆惶恐欲遁走弁曰昔肅宗幸靈武至新平安定二太守坐伏匿斬以徇諸君知之乎衆乃定車駕至儲侍畢給帝嘉之試大理司直朱泚平進監察御史擢累倉部郎中判度支案裴延齡死帝召弁見延英賜紫衣金魚以度支郎中副知度支事位郎中上知度支有副自弁始弁通學術吏事精明承延齡後平賦緩役略煩苛人賴其寬久之遷戶部侍郎判度支改太子詹事舊制詹事位在太常宗正卿下御史中丞竇參卑之徙班河南太原尹下弁造朝輒就舊著有司疑詰給曰我已白宰相復舊班殿中侍御史鄒儒立劾奏待罪金吾有詔原罪坐前以腐粟給邊貶汀州司戶參軍是時兄袞爲贊善大夫冕京兆士曹參軍以弁故貶袞永州冕信州司戶參軍袞年老瞶不能視帝閱之聽還又有稱冕才者

帝悔不用而袞以老先還重追冕更問大臣昆弟可任者左右以王紹之兄紆韓臯之兄群對帝乃擢紆右補闕群考功員外郎冕遂不復用數年起弁爲滁州刺史卒弁聚書至二萬卷手自讎定當時稱與祕府埒弁之判度支方大旱州縣有逋米斷貞元八年以前凡三百八十萬斛人亡數在弁奏請出以貸貧民至秋而償詔可當時譏其罔君云

韋雲起京兆萬年人隋開皇中以明經補符璽直長嘗奏事文帝前帝曰外事不便可言之時兵部侍郎柳述侍雲起卽奏述性豪侈未嘗更事特緣主壻私握兵要議者謂陛下官不擇賢此不便者帝顧述曰雲起言而藥石也可師之仁壽初詔百官舉所知述舉雲起通事舍人大業初改謁者建言今朝廷多山東人自作門戶附下罔上爲朋黨不抑其端必亂政因條陳姦狀煬帝屬大理

推究於是左丞郎蔚之司隸別駕郎楚之等皆坐免會契丹寇營州詔雲起護突厥兵討之啟民可汗以二萬騎受節度雲起使離爲二十屯屯相聯絡四道並引令曰鼓而行角而止非公使毋走馬三喻五復之旣而紇斤一人犯令卽斬以徇於是突厥酋長入謁者皆膝而進莫敢仰視始契丹事突厥無間且不虞雲起至旣入境使突厥紿云詣柳城與高麗市易敢言有隋使在者斬契丹不疑因引而南過賊營百里夜還陣以遲明掩擊之獲契丹男女四萬以女子及畜產半賜突厥男子悉殺之以餘衆還帝大喜會百官於廷曰雲起將突厥兵平契丹以奇用師有文武才朕自舉之拜治書御史因劾奏內史侍郎虞世基御史大夫裴蘊怙寵放命四方有變不以聞聞不以實朝議少賊不多發兵官兵少賊衆數見敗北賊氣日張請付有司案罪大理卿鄭善果奏雲起嘗大

臣毀朝政所言不情貶大理司直帝幸江都請告歸高祖入關上
謁長樂宮授司農卿陽城縣公武德初進上開府儀同三司判農
圃監時議討王世充雲起上言京師初平人未堅附百姓流離仍
歲無年糴屋司竹藍田谷口盜賊群屯京都椎剽乘夜竊發重以
梁師都嫁情北胡陰計內鈔爲腹心患釋此不圖而窺兵函洛姦
人乘虛一旦有變禍且不細臣愚以爲不若戢兵務農須關中安
安士氣餘飽然議討伐一舉可定從之會突厥入寇詔總幽寧以
北九州兵禦之得一切便宜改遂州都督益州行臺兵部尚書時
僕射竇軌數奏生獠反冀得集兵以威衆雲起數持掣軌宣言雲
起通賊營私由是始隙雲起弟慶儉慶嗣事隱太子太子死詔軌
息馳驛報軌疑雲起有變陰設備乃告之雲起不信曰詔安在軌
曰公建成黨今不奉詔反明矣遂殺之初雲起師太學博士王頗

每歎曰韋生識悟富貴可自致然疾惡甚恐不得死訖如言孫方
質光宅初爲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遷地官尚書嘗屬疾
武承嗣兄弟往候方質據牀自若或曰倨見權貴且速禍答曰吉
凶命也丈夫豈能折節近戚以苟免邪俄爲酷吏所陷流死儋州
沒其家神龍初復官爵

孫伏伽貝州武城人仕隋以小史累勞補萬年縣法曹高祖武德
初上言二事其一臣聞天子有爭臣雖無道不失其天下隋失天下
者何不聞其過也方自謂功德盛五帝邁三王窮侈極欲使天下
士肝腦塗地戶口殫耗盜賊日滋當時非無直言之臣卒不聞悟
者君不受諫而臣不敢告之也向使開不諱之路官賢授能賞罰
時當人人樂業誰能搖亂者乎陛下舉晉陽天下響應計不旋跬
大業以成勿以得天下之易而忘隋失之不難也天子動則左史

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凡蒐狩當順四時不可妄動且陛下卽位之
明日有獻鷄者不卻而受此前世弊事奈何行之相國參軍事盧
牟子獻琵琶長安丞張安道獻弓矢並被賚賞以率土之富何索
不致豈少此物哉其二百戲散樂本非正聲隋末始見崇用此謂
淫風不得不變近太常假民裙襦五百稱以衣妓工待玄武門游
戲臣以爲非詒子孫之謀傳曰放鄭聲遠佞人今散妓者匪韶匪
夏請並廢之以復雅正其三臣聞性相近習相遠今皇太子諸王
左右執事不可不擇大抵不義無賴及馳騁射獵歌舞聲色慢游
之人止可悅耳目備驅馳至拾遺補闕決不能也況觀前世子姓
不克孝兄弟不克友莫不由左右亂之願選賢才澄僚友之選帝
大悅卽詔周隋之晚忠臣結舌是謂一言喪邦者朕惟寡德不能
性與天道然冀彌諧以輔不逮而群公卿士罕進直言伏伽至誠

成
慷慨據義懇切指朕失無所諱其以伏伽爲治書侍御史賜帛三
百匹初帝授禪伏伽最先諫帝欲盡下情故不次見拔以示群臣
是時軍興賦斂重伏伽數請釐損帝語裴寂曰隋爲無道主驕於
上臣諂於下上下蔽蒙至身死匹夫手寧不痛哉我今不然平亂
責武臣守臣責儒臣程能付事以佐不逮虛心盡下冀聞嘉言若
李綱孫伏伽可謂誼臣矣俛首噤默豈朕所望哉東都平大赦天
下又欲責賊支黨悉流徙惡地伏伽諫曰臣聞王者無戲言書稱
爾無不信朕不食言言之不可不慎也陛下制詔曰常赦不免皆
原之此非直赦有罪是亦與天下更新辭也世充建德所部赦後
乃欲流徙書曰殲厥渠魁脅從罔治渠魁尚免脅從何辜且蹠狗
吠堯吠非其主今與陛下結髮雅故往爲賊臣彼豈忘陛下哉壅
隔故也至疏者安得而罪之由古以來何始無君然止稱堯舜者

何也。直由善名難得也。昔天下未平，容應機制變，今四方已定，設法須與人共之。法者，陛下自作，須自守之。使天下百姓信而畏也。自爲無信，欲人之信，若爲得哉？賞罰之行，無貴賤親疏，惟義所在。臣愚以爲賊黨於赦當免者，雖甚無狀，宜一切加原則。天下幸甚。又表置諫官，帝皆欽納。太宗卽位，封樂安縣男，遷大理少卿。帝數出馳射，伏伽諫曰：「臣聞天子之居禁衛九重，出也警入也蹕，非直尊其居處爲社稷生人計也。比聞陛下走馬射帖，娛悅群臣，殆非所以導養聖躬垂憲後代。此直少年諸王務耳，安得旣爲天子尚行之乎？竊爲陛下不取。帝悅曰：「卿能言朕失，朕能改之。天下庶有瘳乎。」後坐奏囚，失免官，起爲刑部郎中，累遷大理卿。時司農市木，橦倍直，與民右丞韋綜劾吏隱沒事，下大理訊鞫。伏伽曰：「緣官市貴，故民直賤。」臣見司農識大體，不見其罪。帝悟，顧綜曰：「卿不逮伏

伽遠矣。久之，出爲陝州刺史，致仕。顯慶三年卒。始伏伽拜御史時，先被內旨而制未出，歸臥于家，無喜色。頃之，御史造門，子弟驚曰：「伏伽徐起見之，時人稱其有量。」以比顧雍云。

張玄素，蒲州虞鄉人，仕隋爲景城縣戶曹。竇建德陷景城，執將殺之。邑人千餘號泣請代，曰：「此清吏，殺之是無天也。」大王卽定天下，無使善人解體。建德命釋縛，署治書侍御史，不拜。聞江都已弒，始爲建德黃門侍郎。賊平，授景州錄事參軍。太宗卽位，問以政對曰：「自古未有如隋亂者，得非君自專法日亂乎？且萬乘之尊，身決庶務，日斷十事，五不中者信善，有如不中者，何一日萬機積其失，不亡何待？若上賢右能，使百司善職，則高居深拱，疇敢犯之？隋末盜起，爭天下者不十數，餘皆保城邑，以須有道聽命。是欲背上怙亂者，果鮮。特人君不能安之，而挺之亂也。以陛下聖神跡，所以危鑒

所以亡日慎一日雖堯舜何以加帝曰善拜侍御史遷給事中貞觀四年詔發卒治洛陽宮乾陽殿且東幸玄素上書曰臣惟秦始皇帝藉周之餘夷六國統壹尊將貽之萬世及子而亡者殫嗜奔欲以逆天害人也天下不可以力勝唯當務儉約薄賦斂以身先之乃能大安今東都未有幸期前事土木戚王出藩又當營構科調繁仍失疲人望一不可也陛下向平東都曾觀廣殿皆撤毀之天下翕然一口頌歌豈有初惡侈靡而後好雕麗哉二不可也陛下每言巡幸者不急之務徒焉虛費今國儲無兼年又興別都之役以產怨讟三不可也百姓承亂離之後財賦殫空雖蒙更生意未定奈何營未幸之都重耗其力四不可也漢祖將都洛陽婁敬一言即日西駕非不知地土中道里所均但形勝不及關內弗敢康也伏惟陛下化凋弊之俗爲日尚淺詎可東巡以搖人心五

不可也臣嘗見隋家造殿伐木於豫章二千人挽一材以鐵爲轂行不數里輒輒壞別數百人齎轂自隨終日行不三十里一材之費已數十萬工揆其餘可知已昔阿房成秦人散章華就楚衆離乾陽畢功隋人解體今民力未及隋日而役殘創之人襲亡國弊臣恐陛下之過甚於煬帝帝曰卿謂我不如煬帝何如桀紂對曰若此殿卒興同歸於亂臣聞東都始平太上皇詔宮室過度者焚之陛下謂瓦木可用請賜貧人事雖不從天下稱爲盛德今復度而宮之是隋役又興不五六年間一捨一取天下謂何帝顧房玄齡曰洛陽朝貢天下中朕營之意欲便四方百姓今玄素言如此使後必往雖露坐庸何苦即詔罷役賜絲二百匹魏徵名梗挺聞玄素言歎曰張公論事有回天之力可謂仁人之言哉歷太子少詹事遷右庶子時太子承乾事游畋不悅學玄素上書曰天道無

親惟德是輔苟違天道人神棄之古者田三驅非以教殺除民害也今反以獵爲娛行之無常不損盛德哉傳曰事不師古匪說攸聞然則探道在學古學古在師訓孔穎達奉詔講勸宜數逮問禪萬分博選賢傑朝夕侍左右與相規摩日知所亡月無忘所能此則善美矣夫在人上者常求爲善也然性不勝情耽惑成亂下有諛言君道乃虧古人有云勿以惡小不去善小不爲禍福之來皆根於初護終若始猶懼其替始不護焉終將安歸太子不納又上書曰周公資聖人而握沐吐餐下白屋況下周公之人哉殿下睿質天就尚須學以表飾之孔穎達趙弘智皆宿德鉅髦兼識政機望數召見述古今增懿明德雕蟲小技正可間召代博奕不宜屢也騎射畋游褻戲酣歌悅耳目移情靈不可以御夫心爲萬事主動而無節則亂敗德之原實在於此帝知數財正太子頻擢至銀

青光祿大夫行左庶子太子久不見賓友玄素曰宮中所見止婦人不知如樊姬等可與益聖德者幾何若無之即便詖艷嬖何足顧哉上惟東宮之重高署賢才爲寮佐今乃不得進見將何以朝納誨夕補遺哉太子諱其切夜遣戶奴以騎槌狙擊危脫死嘗聞宮中擊鼓叩閣正言太子出鼓對玄素破之既不悛醜德日聞玄素不能已上書曰孔子曰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書傳所載或遠臣請以近事喻之周武帝平山東庫宮陋食以安海內而太子贊有穢德烏丸軌以聞帝慈仁不忍廢及踐祚狂暴日熾宗祀以亡隋文帝所代是也文帝因周衰藉女資雖無大功於人然布德行惠上下安賴勇爲太子驕肆敗度今宮中山池殿下所親見者也當是時自謂有太山之安詎知壬臣敢進其說哉向使動靜有常進止有度親君子疏小人黜浮華守恭儉雖有離間烏能致慈

父之隙哉。蓋積德弗純，令問不著，一遭讒遂成其禍。今上以殿下父子親故所資用，不爲限節，然詔未六旬，而用踰七萬，驕奢亡藝，孰有過此。龍樓望苑，爲工匠之肆，旣闕視膳，問安之宜，又無悅學好道之實。上違君父慈訓之方，下有因緣戮辱之罪。所施與者，不游手雜色，則圖画雕鏤之人，外所瞻仰，此失已暴內隱密者，尚可勝計哉。右庶子趙弘智經明行修，臣謂宜數進，召以廣徽美。今反猜嫌，謂妄相推引，從善若流，尚恐不逮，飾非拒諫，禍可旣乎。書入，太子怒，遣刺客伺之。會宮廢，玄素坐除名，爲民頃之。召授潮州刺史，徙鄧州，訖不復親近。高宗時，以老致仕，麟德初卒。始玄素與孫伏伽在隋，皆爲令史。太宗常問玄素，宦立所來，深自羞汗，褚遂良見帝曰：「君子不失言於人，明主不失言於戲。」故言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居上能禮其臣，乃盡力以奉其上。近世宋武帝侮斬朝

臣攻其門戶，至恥懼狼狽。前史以爲非，陛下昨問玄素在隋任何官，對曰：「縣尉。」又問：「未爲尉時？」曰：「流外。」又問：「何曹司？」玄素出不能徒步，顏若死灰，精爽頓盡。見者咸共驚怪。唐家創業，任官以才，卜祝庸保，量能並用。陛下以玄素擢任三品，佐皇儲，豈宜復對羣臣使辭窮負恥，欲責其伏節死義，安可得乎？帝曰：「朕亦悔之。」伏伽雖廣坐陳說往事，無少隱焉。

贊曰：始唐有天下，懲刈隋敝，敷內讜言，而世長等仇然獻忠。時主方褒聽藉，以勸天下，雖觸禁忌，而無忤情。及禍亂已平，君位尊安，後者視前人之爲，猶以鯁論期榮。故時時遭斥讓，爲所厭苦，非言有巧拙，所遭之時異也。夫性有不可移，雖堯舜弗能訓，承乾之惡，根著于心，而歸責玄素，其何救哉！此士壘辭不能傳太子諒矣。

孫張列傳卷二十八終

唐書卷一百四

唐書一百二

于高張列傳第二十九

唐書卷一百四

唐書一百四

于志寧字仲謐京兆高陵人曾祖謹有功於周為太師燕國公父宣道仕隋至內史舍人大業末志寧調冠氏縣長山東盜起棄官歸高祖入關率羣從迎謁長春宮詔授渭北道行軍元帥府記室與殷開山參謀議薛仁果平識褚亮於囚虜中遷天策府中郎文學館學士引亮與同列貞觀三年為中書侍郎太宗嘗宴近臣問志寧安在有司奏敕召三品志寧品第四帝悟特詔預宴因加散騎常侍太子左庶子黎陽縣公是時議立七廟羣臣請以涼武昭王為始祖志寧以涼非王業所因獨建議違之帝詔功臣世襲刺史志寧奏古今異時慕虛名遺實患非久安計帝皆從之嘗謂志寧曰古者太子既生士負之即置輔弼昔成王以周召為師傅日聞正道習以成性今太子幼卿當輔以正道無使邪僻啓其心勉

之官賞可不次得也。太子承乾數有過惡，志寧欲救止之。上諫苑以諷，帝見大悅，賜黃金十斤，絹三百匹。俄兼詹事，以母葬免。有詔起復本官，固請終喪。帝遣中書侍郎岑文本敦譬曰：「忠孝不兩立，今太子須人教約，卿彊起爲我卒輔道之志，寧乃就職。」時太子以農時造曲室，累月不止，又好音樂過度。志寧諫以爲今東宮乃隋所營，當時號爲侈麗，豈容復事磨礱彩飾於其間？丁匠官奴皆犯法亡命，鉗鑿槌杵往來出入，監門宿衛直長千牛不得苛問。爪牙在外，廝役在內，其可無憂乎？又宮中數聞鼓聲，太樂伎兒輒留不出，往年口敕丁寧殿下，可不思之？太子不納，而左右多任宦官。志寧復諫曰：「奄宦者體非全氣，專柔便佞，託親近爲威權，假出納爲禍福。故伊戾敗宋，易牙亂齊，趙高亡秦，張讓傾漢。近高齊任鄧長顛爲侍中，陳德信爲開府，內預宴私，外干朝政，齊卒顛覆，今殿下

左右前後皆用寺人，輕忽高班，陵轢貴仕，品命失序，經紀不立。行路之人咸以爲怪。太子益不悅，東宮僕御舊得番休，而太子不聽，又私引突厥與相狎，比志寧懷不能已。上疏極言曰：「竊見僕寺司馭爰及獸醫，自春迄夏，不得番息。或家有慈親，以闕溫清；或室有幼弱，以虧撫養。殆非怨愛之意。及突厥達哥支等人，狀野心，不可以禮教期，不可以仁信待，狎而近之，無益令望，有損盛德。況引內閣中使常親近人，皆震駭而殿下獨安，此乎太子大怒，遣張師政紇于承基往刺之。二人者入其第，見志寧憔悴在苦塊中，不忍殺，乃去。太子敗，帝知狀，謂曰：「聞公數諫，承乾不聽，公故至此。是時官臣皆罪廢，獨志寧蒙勞勉，晉王爲皇太子，復拜左庶子，遷侍中，加光祿大夫，進封燕國公，監修國史。永徽二年，洛陽人李弘泰誣告太尉長孫无忌，反有詔不待時斬之。志寧以爲方春，少陽用事不

宜行刑且誣謀非本惡逆請依律待秋分乃決從之衡山公主既
公除將下嫁長孫氏志寧以爲禮女十五而笄二十而嫁有故二
十三而嫁固知遇喪須終三年春秋魯莊公如齊納幣母喪未再
暮而圖婚二家不譏以其失禮明也今議者云公除從吉此漢文
創制爲天下百姓耳公主身服斬衰服可以例除情不可以例改
心喪成婚非人情所忍於是詔公主待服除乃婚拜尚書左僕射
同中書門下三品頃之兼太子少師四年墮石十八于馮翊高宗
問曰此何祥也朕欲悔往修來以自戒若何志寧對春秋墮石于
宋五內史過曰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物固有自然非一繫人
事雖然陛下無災而戒不害爲福也俄遷太傅嘗與右僕射張行
成中書令高季輔俱賜田志寧奏臣家自周魏來世居關中貨業
不墜今行成季輔始營產土願以臣有餘賜不足者帝嘉之分其

田以與二人顯慶四年以老乞骸骨詔解僕射更拜太子太師仍
同中書門下三品王皇后之廢長孫无忌褚遂良固爭不見從志
寧不敢言武后以其不右已銜之後因殺无忌坐免官出爲榮州
刺史改華州聽致仕卒年七十八贈幽州都督諡曰定後追復左
光祿大夫太子太師志寧愛賓客樂引後進然多嫌畏不能有所
薦達也爲士議所少凡格式律令禮典皆與論譏賞賜以巨萬初
志寧與司空李勣修定本草并圖合五十四篇帝曰本草尚矣今
復修之何所異邪對曰昔陶弘景以神農經合雜家別錄註銘之
江南偏方不周曉藥石往往紕繆四百餘物今考正之又增後世
所用百餘物此以爲異帝曰本草別錄何爲而二對曰班固唯記
黃帝內外經不載本草至齊七錄乃稱之世謂神農氏嘗藥以拯
含氣而黃帝以前文字不傳以識相付至桐雷乃載篇冊然所載

郡縣多在漢時疑張仲景華佗竄記其語別錄者魏晉以來吳普李當之所記其言華葉形色佐使相須附經爲說故弘景合而錄之帝曰善其書遂大行曾孫休烈

休烈機鑒融敏善文章與會稽賀朝萬齊融延陵包融齊名開元初第進士又擢制科歷祕書省正字吐蕃金城公主請文籍四種玄宗詔祕書寫賜休烈上疏曰戎狄國之寇經籍國之典也戎之生心不可以無備昔東平王求史記諸子漢不與之以史記多兵謀諸子雜詭術也東平漢之懿戚尚不示征戰之書今西戎國之寇讎安可貽以經典且吐蕃之性慄悍果決善學不回若達於書則知戰深於詩則知武夫有師干之試深於禮則知月令有廢興之兵深於春秋則知用師詭詐之計深於文則知往來書檄之制此何異假寇兵資盜糧也臣聞魯秉周禮齊不加兵吳獲乘車楚

屢奔命喪法危邦可取鑒也公主下嫁異國當用夷禮而反求良書恐非本意殆有姦人勸導其中若陛下慮失其情示不得已請去春秋夫春秋當周德既衰諸侯盛彊征伐競興情僞於是乎生變詐於是乎起有以臣召君取威定霸之事誠與之國之患也狄固貪婪貴貨易土正可錫以錦綵厚以金玉無足所求以資其智疏入詔中書門下議侍中裴光庭曰吐蕃不識禮經孤背國恩今求哀啓願許其降附漸以詩書陶一聲教斯可致也休烈但見情僞變詐於是乎生不知忠信節義亦於是乎在帝曰善遂與之累遷起居郎直集賢殿學士比部郎中楊國忠爲宰相斥不附已者出爲中部郡太守肅宗立休烈奔行在擢給事中遷太常少卿知禮儀事兼修國史帝嘗謂曰良史者君舉必書朕有過失顧卿何如對曰禹湯罪已其興也勃焉有德之君不忘規過於時經大盜

後史籍燔缺。休烈奏國史開元實錄起居注及餘書二千八百餘篇藏興慶宮。兵興焚煬皆盡。請下御史覈史館所由購府縣有得者許上送官。一書進官一資。一篇絹十匹。凡數月止獲一二篇。唯章述以其家藏國史百三十篇上獻。中興文物未完。休烈獻五代論討著舊章。天子嘉之。轉工部侍郎。仍修史。宰相李揆矜已護前。羞與同史。任爲等列。奏徙休烈爲國子祭酒。權留史館修撰。以卑下之。休烈安然無屑意。乾元初始詔百官。元日冬至於光順門賀。皇后休烈奏周禮有命。夫朝人君命婦朝女君。自顯慶以來則天皇后甫行此禮。而命婦與百官雜處。在禮不經。帝罷之。代宗嗣位。甄別名品。元載稱其清諒。拜右散騎常侍兼修國史。加禮儀使。遷太常卿。累進工部尚書。封東海郡公。雖歷清要。不治產性。恭儉仁愛。無喜愠之容。樂賢下善。推轂士甚衆。年老篤意經籍。嗜學不厭。

妻韋卒。天子嘉休烈父子者儒行。詔贈韋國夫人。葬給鹵簿鼓吹。歲中休烈亦卒。年八十一。帝爲歎息。贈尚書左僕射。謚曰元。遺謁者就第宣慰。爲儒者榮。二子益肅及休烈時相繼爲翰林學士。益天寶初及進士第。肅終給事中。贈吏部侍郎。肅子敖字蹈中。擢進士爲祕書省校書郎。楊憑李鄴呂元膺相繼辟幕府。元和初拜監察御史。五遷至右司郎中。進給事中。左拾遺龐嚴爲元稹李紳所厚。與蔣防俱薦爲翰林學士。李逢吉誣紳罪逐之。而出嚴爲信州刺史。防汀州刺史。敖封還詔書。搢紳意申嚴枉。及駁奏下。乃論貶嚴太輕。衆皆嗤譟。逢吉乃厚敖。三遷至戶部侍郎。出爲宣歙觀察。使教修謹。家世用文學。進初爲時所稱。及居官無所建明。不選物以自容。名益減。卒。贈禮部尚書。四子球珪瓌琮皆清顯。琮知名。龐嚴者字子肅。壽州壽春人。第進士。舉賢良方正策第一。拜拾遺。辭。

唐書一百四
五
章峭麗累遷駕部郎中知制誥坐累出復入稍遷太常少卿太和五年權京兆尹彊幹不阿貴勢然貪利溺聲色卒于官

琮字禮用落魄不事事以門資爲吏久不調駙馬都尉鄭顥獨器之宣宗詔選士人尚公主者顥語琮曰子有美才不飾細行爲衆毀所抑能爲之乎琮許諾中書舍人李潘知貢舉顥以琮託之擢第授左拾遺初尚永福公主主未降食帝前以事折匕箸帝知其不可妻士大夫更詔尚廣德公主咸通中以水部郎中爲翰林學士遷中書舍人閱五月轉兵部侍郎判戶部八年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中書侍郎兼戶部尚書爲韋保衡所構檢校司空山南東道節度使三貶韶州刺史保衡敗僖宗以太子少傅召未幾復爲山南節度使入拜尚書右僕射黃巢陷京師以病臥家巢欲爲起爲相琮辭疾賊迫脅不止乃曰吾死在旦夕位宰相義不受污賊

遂害之

高馮字季輔以字行德州脩人居母喪以孝聞兄元道仕隋爲汲令縣人反城應賊殺元道季輔率其黨與縣人戰禽之斬首以祭賊衆畏伏更歸附之至數千人俄與武陟李厚德將其衆降授陟州總管府戶曹參軍貞觀初拜監察御史彈治不避權要累轉中書舍人列上五事以爲今天下大定而刑未措何哉蓋謀猷之臣臺閣之吏不崇簡易而昧經遠故執憲者以深刻爲奉公當官者以侵下爲益國如尚書八坐人主所責成者也宜擇溫厚脩絜者任之敦朴素華浮僞使家識慈孝人知廉恥過行者被嗤於鄉不昵者蒙擯於親自然禮節興矣陛下身帥節儉而管繕未息丁匠不能給驅使又和雇以重勞費人主所欲何求而不得願愛其財毋使殫惜其力毋使弊畿內數州京師之本土狹人庶儲畜少而

科役多宜蒙優貸令得休息疆本弱支之義也至江南河北人頗
舒閑宜爲差等均量勞逸公侯勳戚之家邑入俸稍足以奉養而
貸息出舉爭求什一下民化之競爲錐刀宜加懲革今外官卑品
皆未得祿故饑寒之切夷惠不能全其行爲政之道期於易從不
恤其匱而須其廉正恐巡察歲出輜軒繼軌而侵漁不息也宜及
戶口之繁倉庾且實稍加稟賜使得事父母養妻子然後督責其
效則官人卑力矣密王元曉等俱陛下懿親當正其禮比見帝子
拜諸叔諸叔答拜爵封旣同當明昭穆願垂訓正以爲彝法書奏
太宗稱善進授太子右庶子數上書言得失辭誠切至帝賜鍾乳
一劑曰而進藥石之言朕以藥石相報後爲吏部侍郎善銓敘人
物帝賜金背鏡一況其清覽焉久之遷中書令兼檢校吏部尚書
監修國史進爵脩縣公永徽初加光祿大夫侍中兼太子少保感

疾歸第有詔以其兄號州刺史季通爲宗正少卿視疾遣中使日
候增損卒年五十八贈開府儀同三司荊州都督諡曰憲官給輜
車歸葬於鄉子正業仕至中書舍人坐善上官儀貶嶺表

張行成字德立定州義豐人少師事劉炫炫謂門人曰行成體局
方正廊廟才也隋大業末察孝廉爲謁者臺散從員外郎後爲王
世充度支尚書世充平以隋資補穀熟尉家貧代計吏集京師擢
制舉乙科改陳倉尉高祖謂吏部侍郎張銳曰今選吏豈無才用
特達者朕將用之銳言行成調富平主簿有能名召補殿中侍御
史糾劾嚴正太宗以爲能謂房玄齡曰古今用人未嘗不因介紹
若行成者朕自舉之無先容也嘗侍宴帝語山東及關中人意有
同異行成曰天子四海爲家不容以東西爲限是示人以隘矣帝
稱善賜名馬一錢十萬衣一稱自是有大政事令與議焉累遷給

事。中帝嘗謂羣臣。朕爲人主。兼行將相事。豈不是奪公等名。舜禹湯武得稷。禹伊呂而四海安。漢高祖有蕭曹韓彭。而天下寧。茲事朕皆兼之。行成退上疏曰。有隋失道。天下沸騰。陛下撥亂反正。拯人塗炭。何周漢君臣所能比數。雖然盛德含光。規模宏遠。左右文武誠無將相材。奚用大庭廣衆與之量校。損萬乘之尊。與臣下爭功哉。帝嘉納之。轉刑部侍郎。太子少詹事。太子駐定州。監國謂曰。吾乃送公衣錦過鄉。邪。令有司祠其先墓。行成薦里人魏唐卿。崔寶權。馬龍駒。張君劼。皆以學行聞。太子召見。以其老不可任。以事厚賜遣之。太子使行成詔行在。帝見悅甚。賜勞尤渥。還爲河南巡察大使。稱旨。檢校尚書左丞。是歲。帝幸靈州。詔皇太子從。行成諫曰。皇太子宜留監國。對百寮。日決庶務。旣爲京師重。且示四方盛德。帝以爲忠。遷侍中。兼刑部尚書。高宗卽位。封北平縣公。監修國

詣

史時晉州地震不息。帝問之。對曰。天陽也。君象。地陰也。臣象。君宜動。臣宜靜。今靜者顧動。恐女謁用事。大臣陰謀。又諸王公主參承起居。或伺間隙。宜明設防閑。且晉陛下本封。應不虛發。伏願深思。以杜未萌。帝然之。詔五品以上。極言得失。俄拜尚書左僕射。太子少傅。永徽四年。自三月不雨。至五月。行成懼以老乞身。制答曰。古者策免。乖罪已之義。此在朕寡德。非宰相咎。乃賜宮女黃金器。敕勿復辭。行成固請。帝曰。公朕之舊。奈何舍朕去邪。泫然流涕。行成惶恐。不得已。復視事。未幾卒。於尚書省舍。年六十七。詔九品以上。就第哭。比斂。三遣使賜內衣服。尚宮宿其家。護視。贈開府儀同三司。并州都督。祭以少牢。謚曰定。弘道元年。詔配享高宗廟。廷族子易之。昌宗。易之幼。以門蔭仕。累遷尚乘。奉御。旣冠。頎皙。美姿製。音技多所曉。

通武后時太平公主薦其弟昌宗得侍昌宗白進易之材用過臣善治鍊藥石即召見悅之兄弟皆幸出入禁中傅朱粉衣統錦盛飾自喜即日拜昌宗雲麾將軍行左千牛中郎將易之司衛少卿賜甲第帛五百段給奴婢橐它馬牛充入之不數日進拜昌宗銀青光祿大夫賜防閣同京官朝朔望追贈父希臧爲襄州刺史母韋母臧並封太夫人尚宮問省起居詔尚書李迥秀私侍臧昌宗與不旬日貴震天下諸武兄弟及宗楚客等爭造門伺望顏色親執轡箠號易之爲五郎昌宗六郎又加昌宗右散騎常侍聖曆二年始置控鶴府拜易之爲監久之更號奉宸府以易之爲令乃引知名士閭朝隱薛稷負半千爲供奉后每燕集則二張諸武雜侍樗博爭道爲笑樂或嘲詆父卿淫蠱顯行無復羞畏時無檢輕薄者又諂言昌宗乃王子晉後身使被羽裳吹簫乘寓鶴裴回庭

中如仙去狀詞臣爭爲賦詩以媚后后知醜聲甚思有以掩覆之乃詔昌宗即禁中論著引李嶠張說宋之問富嘉謨徐彥伯等二十有六人譏三教珠英加昌宗司僕卿易之麟臺監權勢震赫皇太子相王請封昌宗爲王后不聽遷春官侍郎封鄴國公易之怕國公實封各三百戶后既春秋高易之兄弟顯政邵王重潤與永泰郡主竊議皆得罪縊死御史大夫魏元忠嘗劾奏易之等臯易之訴於后反誣元忠與司禮丞高戩約曰天子老當挾太子爲耐久朋后問孰爲證左易之曰鳳閣舍人張說翌日庭辯皆不讎然元忠說猶皆被逐其後易之等益自肆姦賊狼藉御史臺劾奏之乃詔宗晉卿李承嘉桓彥範表恕已參鞫而司刑正賈敬言窺望后旨奏昌宗彊市罪當贖詔曰可承嘉彥範進曰昌宗賊四百萬尚當免官昌宗大言曰臣有功於國不應免官后問宰相內史令

楊再思曰昌宗主鍊丹劑陛下餌之而驗功最大者也即詔釋之歸罪其兄昌儀同休皆貶官已而后久疾居長生院宰相不得進見惟昌宗等侍側昌宗恐后不諱禍且及乃引支黨日夜與謀爲不軌事然小人疏險道路皆知之至有榜其事於衢左者左臺御史中丞宋璟亟請按攝后陽許璟俄詔璟外按幽州都督屈突仲翔更敕司刑卿崔神慶問狀神慶妄奏云昌宗應原璟執奏昌宗法當斬后不答左拾遺李邕進曰璟之言社稷計也願可之后終不許神龍元年張柬之崔玄暉等率羽林兵迎皇太子入誅易之昌宗於迎仙院及其兄昌期同休從弟景雄皆梟首天津橋士庶歡踊鬻取之一夕盡坐流貶者數十人天寶九載昌期女上表自言楊國忠助之詔復易之兄弟官爵賜同休一子官贊曰于志寧諫太子承乾幾遭賊殺然未嘗懼知太宗之明雖七

首堪曾不愧也及武后立不敢出一言知高宗之味雖死無益也季輔行成數進諫然雍容有禮皆長厚君子哉

于高張列傳第二十九 終

唐書卷一百四

唐書一百四

長孫褚韓來李上官列傳第三十

唐書卷一百五

唐書一百五

長孫无忌字輔機性通悟博涉書史始高祖兵度河進謁長春宮授渭北道行軍典籤從秦王征討有功累擢比部郎中上黨縣公皇太子建成毒王王病舉府危駭房玄齡謂无忌曰禍隙已牙敗不旋踵矣夫就大計者遺細行周公所以紂管蔡也遂俱入白王請先事誅之王未許无忌曰大王以舜何如人王曰睿哲文明為子孝為君仁又何議哉對曰向使濬井弗出得為孝乎塗廩弗下得為仁乎大杖避小杖受良有以也王未決事益急乃遣无忌陰召房玄齡杜如晦定計无忌與尉遲敬德侯君集張公謹劉師立公孫武達獨孤彥雲杜君綽鄭仁恭李孟嘗討難平之王為皇太子授左庶子即位遷吏部尚書以功第一進封齊國公帝以无忌皇后兄又少相友眷倚日厚常出入臥內進尚書右僕射突厥頡

利可汗已盟而政亂諸將請遂討之帝顧新歃血不取爲失機取之失信計猶豫以問大臣蕭瑀曰兼弱攻昧討之便无忌曰今我務戢兵待夷狄至乃可擊使遂弱且不能來我又何求臣謂按甲存信便帝曰善然卒取突厥或有言无忌權太盛者帝持表示无忌曰我與公君臣間無少疑使各懷所聞不言斯則蔽矣因普示羣臣曰朕子幼无忌於我有大功視之猶子也疏間親新間舊之謂不順朕無取焉无忌亦自懼貴且亢后又數言之遂解僕射授開府儀同三司與房玄齡杜如晦尉遲敬德皆以元勳封一子郡公進冊司空知門下尚書省事无忌辭又因高士廉口陳以外戚位三公嫌議者謂天子以私后家帝曰朕任官必以才不者雖親若襄邑王神符不妄授若才雖仇如魏徵不棄也夫緣后兄愛昵厚以子女玉帛豈不得以其兼文武兩器朕故相之公等孰不曰

然无忌固讓詔答曰黃帝得力牧爲五帝先夏禹得咎繇爲三王祖齊桓得管仲爲五伯長朕得公遂定天下公其無讓帝又思所與共艱難賴无忌以免作威鳳賦以賜且況其功帝欲功臣並世襲刺史貞觀十一年乃詔有司朕憑明靈之祐賢佐之力克翦多難清寓內蓋時屯共資其力世安專享其利朕所不取刺史古諸侯雖名不同而監統一也无忌等義貫休戚効挺夷險嘉庸懿績簡在朕心其改錫土宇用世及之制乃以无忌爲趙州刺史以趙爲公國房玄齡爲宋州刺史國於梁杜如晦贈密州刺史國於萊李靖濮州刺史國於衛高士廉申州刺史國於申侯君集陳州刺史國於陳道宗鄂州刺史王江夏孝恭觀州刺史王河間尉遲敬德宣州刺史國於鄂李勣蘄州刺史國於英段志玄金州刺史國於襄程知節普州刺史國於盧劉弘基朗州刺史國於夔張亮禮

州刺史國於鄖凡十有四人餘官食邑尚不在无忌等辭曰羣臣披荆棘事陛下今四海混一誠不願違遠左右而使世牧外州與遷徙等帝曰割地封功臣欲公等後嗣長爲藩翰而薄山河之誓反爲怨望朕亦安可疆公土宇邪遂止後帝幸其第自家人姻婭勞賜皆有差久之進位司徒太子承乾廢帝欲立晉王未決坐兩儀殿羣臣已罷獨留无忌玄齡勸言東宮事因曰我三子一弟未知所立吾心亡聊卽投牀取佩刀自向无忌等驚爭抱持奪刀授晉王而請帝所欲立帝曰我欲立晉王无忌曰謹奉詔異議者斬帝顧王曰舅許汝矣宜卽謝王乃拜帝復曰公等與我意合天下其謂何答曰王以仁孝聞天下久矣固無異辭有如不同臣負陛下百死於是遂定以无忌爲太子太師同中書門下三品同三品自此始帝又欲立吳王恪无忌密爭止之帝征高麗詔攝侍中還

辭師傅官聽罷太子太師遙領揚州都督帝嘗從容問曰朕聞君聖臣直人常苦不自知公宜面攻朕得失无忌曰陛下神武聖文冠卓千古性與天道非臣等愚所及誠不見有所失帝曰朕冀聞過公等乃相諛悅朕當評公等可否以相規謂高士廉心術警悟臨難不易節所乏者骨鯁耳唐儉有辭善和解人酒杯流行發言可意事朕二十年未嘗一言國家事楊師道性謹審自能無過而懦不更事緩急非可倚岑文本敦厚文章論議其所長也謀常經遠自當不負於物劉洎堅正其言有益不輕然諾於人能自補闕焉周敏銳而正評裁人物直道而行所任皆稱朕意褚遂良鯁亮有學術竭誠親於朕若飛鳥依人自加憐愛无忌應對機敏善避嫌求於古人未有其比總兵攻戰非所善也二十三年帝疾甚召入臥內帝引手捫无忌頤无忌哭帝感塞不得有所言翌日與遂

良入受詔顧遂良曰我有天下无忌力也爾輔政勿令讒毀者害之有頃崩方在離宮皇太子悲慟无忌曰大行以宗廟社稷屬殿下宜速卽位因祕不發喪請還宮太子卽位是爲高宗進无忌太尉檢校中書令猶知門下尚書二省固辭尚書省許之帝欲立武昭儀爲后无忌固言不可帝密以寶器錦帛十餘車賜之又幸其第擢三子皆朝散大夫昭儀母復詣其家申請許敬宗數勸之无忌厲色折拒帝後召无忌遂良及于志寧言后無息昭儀有子必欲立之者无忌已數諫卽曰先帝付託遂良願陛下訪之遂良極道不可帝不聽后旣立以无忌受賜而不助已銜之敬宗揣后指陰使洛陽人李奉節上无忌變事與侍中辛茂將臨按傅致反狀帝驚曰將妄人構間殆不其然敬宗具言反跡已露陛下不忍非社稷之福帝泣曰我家不幸高陽公主與我同氣往謀反今舅復

爾使我重愧天下奈何對曰房遺愛口乳臭與女子反安能就事无忌奸雄天下所畏伏一旦竊發陛下誰使禦之今卽急恐攘袂一呼以嘯同惡且爲宗廟憂陛下不見隋室乎宇文化及父宰相弟尚主而身掌禁兵煬帝處之不疑然而起爲戎首遂亡隋願陛下決之帝猶疑更詔審覈明日敬宗言无忌反明甚請逮捕帝泣曰舅果爾我決不忍殺後世其謂我何敬宗曰漢文帝舅薄昭從代來有功後坐殺人帝惜撓法令朝臣喪服就哭之昭自殺良史不以爲失今无忌忘先帝之德捨陛下至親乃欲移社稷敗宗廟豈特昭比邪在法夷五族臣聞當斷不斷反受其亂乘機亟行緩必生變无忌與先帝謀取天下天下伏其智王莽司馬懿之流今逆徒自承何疑而不決帝終不質問遂下詔削官爵封戶以楊州都督一品俸置于黔州所在發兵護送流其子祕書監冲等於嶺

外從弟渝州刺史知仁貶翼州司馬後數月又詔司空勣中書令敬宗侍中茂將等覆按反獄敬宗令大理正袁公瑜御史宋之順等卽黔州暴訊无忌投繯卒冲免死殺族子祥流族弟思于檀口大抵暮親皆謫徙初无忌與遂良悉心奉國以天下安危自任故永徽之政有貞觀風帝亦賓禮老臣拱已以聽綱紀設張此兩人維持之也既二后廢立計不合姦臣陰圖帝暗於聽受卒以屠覆自是政歸武氏幾至亡國上元元年追復官爵以孫元翼襲封初无忌自作墓昭陵塋中至是許還葬文宗開成三年詔曰每覽國

史至太尉无忌事未嘗不廢卷而歎其以裔孫鈞爲猗氏令

无忌從父敞字休明隋煬帝爲晉王敞以庫直從畋驪山王凌危逐鹿諫曰大王冒垂堂淫原獸可乎王遂止卽位頗見識擢及幸江都留守禁籞高祖入關率子弟謁新豐授將作少監出爲杞州

刺史貞觀初坐受賕免太宗以后屬歲私給稟償其費累封平原郡公卒贈幽州都督謚曰良陪葬昭陵

從父弟操字元節父覽爲周大司徒薛國公操有學術初高祖辟署相國府金曹參軍未幾檢校虞州刺史從秦王征討常侍旁與聞祕謀徙陝州城中無井人勤于汲操爲醜河溜入城百姓利安以母喪解長老守闕頌遺愛服除封樂壽縣男爲齊揚益三州刺史課皆最下詔褒揚永徽初以陝州刺史卒贈吏部尚書謚曰安葬給鼓吹至虞罷

子詮尚新城公主詮女兄爲韓瑗妻无忌得罪詮流嵩州有司希旨殺之詮有甥趙持滿者工書善騎射力搏虎走逐馬而仁厚下士京師無貴賤愛慕之爲涼州長史嘗逐野馬射之矢洞于前邊人畏伏詮之貶許敬宗懼持滿才能仇已追至京屬吏訊榜色不

變曰身可殺辭不可枉吏代爲占死獄中无忌族叔順德
順德仕隨爲右勳衛征遼當行亡命太原素爲高祖親厚太宗將
起兵令與劉弘基募士於外聲備賊至數萬人乃結隊按屯大將
軍府建授統軍從平霍邑臨汾絳郡有功與劉文靜擊屈突通於
潼關通將奔洛陽順德跳追桃林執通以獻遂定陝縣功多進左
驍衛大將軍封薛國公討建成餘黨食千二百戶賜宮女詔宿內
省俄以受賕爲有司劾發帝曰順德元勳外戚爵隆位厚至矣若
令觀古今自鑒有以益國家者朕當與共府庫何至以貪冒聞乎
因賜帛數十媿切之大理少卿胡演曰順德以賂破法不可赦奈
何又賜之帝曰使有恥者得賜甚於戮如不能乃禽獸也殺之何
益李孝常謀反坐與交削籍爲民歲餘帝閱功臣圖見其像憐之
遣字文士及視順德順德方頽然醉遂召爲澤州刺史復爵邑順

德素少檢侈放自如至是折節爲政以嚴明稱先時守長多通餉
問順德繩撻無所容遂爲良吏前刺史張長貴趙士達占部中腴
田數十頃奪之以給貧單尋坐累還第喪息女感疾甚帝薄之謂
房玄齡曰順德無剛氣以兒女牽愛至大病胡足卹未幾卒遣使
弔之贈荊州都督謚曰襄貞觀十三年封邳國公永徽中加贈開
府儀同三司

褚遂良字登善通直散騎常侍亮子隋大業末爲薛舉通事舍人
仁果平授秦王府鎧曹參軍貞觀中累遷起居郎博涉文史工隸
楷太宗嘗歎曰虞世南死無與論書者魏徵白見遂良帝令侍書
帝方博購王羲之故帖天下爭獻然莫能質真僞遂良獨論所出
無舛冒者十五年帝將有事太山至洛陽星孛太微犯郎位遂良
諫曰陛下撥亂反正功超古初方告成岱宗而彗輒見此天意有

所未合昔漢武帝行岱禮優柔者數年臣愚願加詳慮帝寤詔罷封禪遷諫議大夫兼知起居事帝曰卿記起居大抵人君得觀之否對曰今之起居古左右史也善惡必記戒人主不爲非法未聞天子自觀史也帝曰朕有不善卿必記邪對曰守道不如守官臣職載筆君舉必書劉洎曰使遂良不記天下之人亦記之矣帝曰朕行有三一監前代成敗以爲元龜二進善人共成政道三斥遠羣小不受讒言朕能守而勿失亦欲史氏不能書吾惡也是時魏王泰禮秩如嫡羣臣未敢諫帝從容訪左右曰方今何事尤急岑文本汎言禮義爲急帝以不切未領可遂良曰今四方仰德誰弗率者唯太子諸王宜有定分帝曰有是哉朕年五十日以衰怠雖長子守器而弟支子尚五十人心常念焉自古宗姓無良則傾敗相仍公等爲我柬賢者保傳之夫事人久情媚熟則非意自生其

令王府官不得過四考著爲令帝嘗怪舜造漆器禹雕其俎諫者十餘不止小物何必爾邪遂良曰雕琢害力農纂繡傷女工奢靡之始危亡之漸也漆器不止必金爲之金又不止必玉爲之故諫者救其源不使得開及夫橫流則無復事矣帝咨美之于時皇子雖幼皆外任都督刺史遂良諫曰昔二漢以郡國參治雜用周制今州縣率倣秦法而皇子孺年並任刺史陛下誠以至親扞四方雖然刺史民之師帥也得人則下安措失人則家勞劫故漢宣帝曰與我共治惟良二千石乎臣謂皇子未冠者可且留京師教以經學畏仰天威不敢犯禁養成德器審堪臨州然後敦遣昔東漢明章諸帝友愛子弟雖各有國幼者率留京師訓飭以禮訖其世諸王數十百惟二人以惡敗自餘食和染教皆爲善良此前事已驗惟陛下省察帝嘉納太子承乾廢魏王泰間侍帝許立爲嗣因

謂大臣曰秦昨自投我懷中云臣今日始得爲陛下子更生之日也臣惟有一子百年後當殺之傳國晉王朕甚憐之遂良曰陛下失言安有爲天下主而殺其愛子授國晉王乎陛下昔以承乾爲嗣復寵愛秦嫡庶不明紛紛至今若必立秦非別置晉王不可帝泣曰我不能卽詔長孫无忌房玄齡李勣與遂良等定策立晉王爲皇太子時飛雉數集宮中帝問是何祥也遂良曰昔秦文公時有侏子化爲雉雌鳴陳倉雄鳴南陽侏子曰得雄者王得雌者霸王文公遂雄諸侯始爲寶雞祠漢光武得其雄起南陽有四海陛下本封秦故雄雌並見以告明德帝悅曰人之立身不可以無學遂良所謂多識君子哉俄授太子賓客薛延陀請婚帝已納其聘復絕之遂良曰信爲萬事本百姓所歸故文王許枯骨而不違仲尼去食存信貴之也延陀曩一堠斥耳因天兵北討蕩平沙塞威加

諸外而恩結於內以爲餘寇不可以無酋長故璽書鼓纛立爲可汗負抱之恩與天無極數遣使請婚於朝陛下旣開許爲御北門受獻食今一朝自爲進退所惜少所失多虧信夷狄方生嫌恨殆不可以訓戎兵勵軍事也且龍沙以北部落牛毛中國擊之不能盡亦猶可北敗芮芮興突厥亡延陀盛是以古人虛外實內懷之以德使爲惡在夷不在華失信在彼不在此也惟陛下裁幸不納帝欲自討遼東遂良固勸無行一不勝師必再興再興爲忿兵兵忿者勝負不可必帝然可會李勣詆其計帝意遂決東遂良懼上言臣請譬諸身兩京腹心也四境手足也殊裔絕域殆非支禮所屬高麗王陛下所立莫離支殺之討其逆夷其地固不可失但遣一二慎將付銳兵十萬翔旌雲輦唾手可取昔侯君集李靖皆庸人爾猶能擡高昌纓突厥陛下止發蹤指示得歸功聖明前日從

河

體

唐書一百五
陛下平天下虓士爪臣氣力未衰可驅策惟陛下所使臣聞涉遼
而左或水潦平地淖三尺帶方玄菟海壤荒漫決非萬乘六師所
宜行是時帝銳意蕩平不見省進黃門侍郎參綜朝政莫離支遣
使貢金遂良曰古者討殺君之罪不受其賂魯納郕鼎太廟春秋
譏之今莫離支所貢不臣之筐不容受詔可以其使屬吏帝既平
高昌歲調兵千人往屯遂良誦諍不可帝志取西域寘其言不用
西突厥寇西州帝曰往魏徵褚遂良勸我立麴文泰子弟不用其
計乃今悔之帝於寢宮側別置院居太子遂良諫以爲朋友深交
者易怨父子滯愛者多愆宜許太子間還東宮近師傅專學藝以
廣懿德帝從其言會父喪免起復拜中書令帝寢疾召遂良長孫
无忌曰漢武帝寄霍光劉備託諸葛亮朕今委卿矣太子仁孝其
盡誠輔之謂太子曰无忌遂良在而母憂因命遂良草詔高宗卽

位封河南縣公進郡公坐事出爲同州刺史再歲召拜吏部尚書
同中書門下三品監修國史兼太子賓客進拜尚書右僕射帝將
立武昭儀召長孫无忌李勣于志寧及遂良入或謂无忌當先諫
遂良曰太尉國元舅有如意使上有棄親之譏又謂勣上所重
當進曰不可司空國元勳有如意上有斥功臣之嫌曰吾奉遺
詔若不盡愚無以下見先帝既入帝曰罪莫大於絕嗣皇后無子
今欲立昭儀謂何遂良曰皇后本名家奉事先帝先帝疾執陛下
手語臣曰我兒與婦今付卿且德音在陛下耳可遽忘之皇后無
它過不可廢帝不悅翌日復言對曰陛下必欲改立后者請更擇
貴姓昭儀昔事先帝身接帷第今立之奈天下耳目何帝羞默遂
良因致笏殿階叩頭流血曰還陛下此笏丐歸田里帝大怒命引
出武氏從幄後呼曰何不撲殺此獠无忌曰遂良受顧命有罪不

加刑會李勣議異武氏立乃左遷遂良潭州都督顯慶二年徙桂州未幾貶愛州刺史遂良內憂禍恐死不能自明乃上表曰往者承乾廢岑文本劉洎奏東宮不可少曠宜遣濮王居之臣引義固爭明日仗入先帝留无忌玄齡勸及臣定策立陛下當受遺詔獨臣與无忌二人在陛下草土號慟臣即奏請即位大行柩前當時陛下手抱臣頸臣及无忌請即還京發哀大告內外寧謐臣力小任重動貽伊戚螻螻餘齒乞陛下哀憐帝昏懦牽於武后訖不省歲餘卒年六十三後二歲許敬宗李義府奏長孫无忌逆謀皆遂良驅煽乃削官爵二子彥甫彥冲流愛州殺之帝遺詔聽其家北還神龍中復官爵德宗追贈太尉文宗時詔以遂良五世孫虔爲臨汝尉安南觀察使高駢表遂良客寔愛州二男一孫祔咸通九年詔訪其後護喪歸葬陽翟云

遂良曾孫瑒字伯玉擢進士第累拜監察御史裏行先天中突厥圍北庭詔瑒持節監總督諸將破之遷侍御史拜禮部員外郎而氣象凝挺不減在臺時

韓瑗字伯玉京兆三原人父仲良武德初與定律令建言周律其屬三千秦漢後約爲五百依古則繁請崇寬簡以示惟新於是採開皇律宜於時者定之終刑部尚書秦州都督府長史潁川縣公瑗少負節行博學曉吏事貞觀中以兵部侍郎襲爵永徽三年遷黃門侍郎俄同中書門下三品監修國史進侍中兼太子賓客王后之廢瑗雪泣言曰皇后乃陛下在藩時先帝所娶今無罪輒廢非社稷計不納明日復諫曰王者立后配天地象日月匹夫匹婦尚知相擇況天子乎詩云赫赫宗周褒姒威之臣讀至此常輟卷太息不圖本朝親見此禍宗廟其不血食乎帝大怒詔引出褚遂

良貶潭州都督。明年瑗上言，遂良受先帝顧託，一德無二，向日論事至誠懇切，詎肯令陛下後堯舜而塵史冊哉！遭厚謗，醜言損陛下之明，折志士之銳，況被遷以來，再離寒暑，其責塞矣。願寬無辜，以順衆心。帝曰：遂良之情，朕知之矣。其孛戾好犯上，朕責之，詎有過邪？瑗曰：遂良社稷臣，蒼蠅點白，傳致有罪。昔微子既去，殷以亡。張華不死，晉不及亂。陛下富有四海，安於清泰，或驅逐舊臣，遂不省察乎？帝愈不聽。瑗憂憤，自表歸田里，不報。顯慶二年，許敬宗、李義府奏瑗以桂州授遂良，桂用武地，倚之謀不軌。於是貶振州刺史。踰年卒，年五十四。長孫无忌死，義府等復奏瑗與通謀，遣使即殺之。既至，瑗已死，發棺驗視，乃還。追削官爵，籍其家。子孫謫廣州官奴。神龍初，武后遺詔復官爵。自瑗與遂良相繼死，內外以言爲諱。將二十年，帝造奉天宮，御史李善感始上疏極言，時人喜之。謂

爲鳳鳴朝陽

來濟揚州江都人，父護兒，隋左翊衛大將軍，字文化，及難關門死之。濟幼得免，轉側流離，而篤志爲文章，善議論。曉暢時務，擢進士。貞觀中累遷通事舍人，太子承乾敗，太宗問侍臣何以處之，莫敢對。濟曰：陛下上不失爲慈父，太子得盡天年，則善。帝納之。除考功員外郎。十八年初置太子司議郎，高其選，而以濟爲之。兼崇賢館直學士，遷中書舍人。永徽二年，拜中書侍郎，兼弘文館學士，監修國史。俄同中書門下三品，封南陽縣男。遷中書令，檢校吏部尚書。帝將以武氏爲后，濟諫曰：王者立后，以承宗廟，母天下，宜擇禮義名家，幽閑令淑者，副四海之望，稱神祇之意。故文王與妣，關雎之化，蒙被百姓，其福如彼。成帝縱欲，以婢爲后，皇統中微，其禍如此。惟陛下詳察初，武氏被寵，帝特號宸妃，濟與韓瑗諫，妃有常負，今

別立號不可武氏已立不自安后更謾言濟等忠鯁恐前經執奏
輒懷反仄請加賞慰而實銜之帝示濟及瑗濟等益懼顯慶初兼
太子賓客進爵爲侯帝嘗從容問馭下所宜濟曰昔齊桓公出遊
見老人命之食曰請遺天下食遺之衣曰請遺天下衣公曰吾府
庫有限安得而給老人曰春不奪農時卽有食夏不奪蠶工卽有
衣由是言之省徭役馭下之宜也於時山東役丁歲別數萬人又
議取庸以償雇紛然煩擾故濟對及之二年兼詹事尋坐褚遂良
事貶台州刺史久之徙庭州龍朔二年突厥入寇濟總兵拒之謂
其衆曰吾嘗絀刑罔蒙赦死今當以身塞責遂不介冑而馳賊沒
焉年五十三贈楚州刺史給靈輜還鄉初濟與高智周郝處俊孫
處約客宣城石仲覽家仲覽衍於財有氣識待四人甚厚私相與
言志處俊曰願宰天下濟及智周亦然處約曰宰相或不可冀願

爲通事舍人足矣後濟領吏部處約始以瀛州書佐入調濟遽注
曰如志遂以處約爲通事舍人後皆至公輔云

濟異母兄恒上元中爲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父本驍將而
恒濟俱以學行稱相次知政事時虞世南子昶無才術歷將作少
匠工部侍郎主工作許敬宗曰護兒兒作相世南男作匠文武豈
有種邪

李義琰魏州昌樂人其先出隴西望姓及進士第補太原尉李勣
爲都督僚吏憚其威義琰獨敢庭辨曲直勣甚禮之徙白水令有
能名擢司刑員外郎義琰姿體魁秀博學有智識累遷中書侍郎
上元中進同中書門下三品兼太子右庶子高宗欲使武后攝國
政義琰與郝處俊固爭事得寢章懷太子之廢盡赦宮臣罪庶子
薛元超等皆蹈舞義琰獨引咎涕泣搢紳義之帝每顧問必鯁切

唐書一百五
不回宅無正寢弟義璉爲市堂材送之義琰曰以吾爲國相且自愧尚營美宇是速吾禍豈愛我者邪義璉曰凡仕爲丞尉且崇第舍兄位高安可偏下哉答曰不然事難全遂物不兩興旣處貴仕又廣居宇非有令德必受其殃卒不許後其木久腐乃棄之義琰改葬其先使舅家移塋而兆其所帝聞怒曰是人不可使秉政義琰懼以疾乞骸骨遷銀青光祿大夫聽致仕乃歸田里公卿以下悉祖餞通化門外時人比漢疏廣垂拱初起爲懷州刺史自以失武后意辭不拜卒

子巢幼豪俊善騎射而不治細行義琰嘗抱之絕其交游後亡走闕下獻書陳利害拜監察御史與李義府同按柳奭韓瑗獄遷殿中上書忤旨貶龍編主簿義琰從祖弟義琛

義琛擢進士第歷監察御史貞觀中文成公主貢金遇盜於岐州

主名不立太宗召羣御史至目義琛曰是人神情爽拔可使推捕義琛往數日獲賊帝喜爲加七階初義琰使高麗其王據榻召見義琰不拜曰吾天子使可當小國之君奈何倨見我王詞屈爲加禮及義琛再使亦坐召之義琛匍匐拜伏時人由是見兄弟優劣累遷刑部侍郎爲雍州長史時關輔大饑詔貧人就食商鄧義琛恐流徙不還上疏固爭左遷黎州都督終岐州刺史子綰爲柏人令有仁政縣爲立祠

上官儀字游韶陝州陝人父弘爲隋江都宮副監大業末爲陳稜所殺時儀幼左右匿免冒爲沙門服寢工文詞涉貫墳典貞觀初擢進士第召授弘文館直學士遷祕書郎太宗每屬文遣儀視藁宴私未嘗不預轉起居郎高宗卽位爲祕書少監進西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時以雍州司士參軍韋絢爲殿中侍御史或疑非遷

儀曰此野人語耳御史供奉赤墀下接武夔龍遙羽鷓鷃豈雍州判佐比乎時以爲清言儀工詩其詞綺錯婉媚及貴顯人多效之謂爲上官體麟德元年坐梁王忠事下獄死籍其家初武后得志遂牽制帝專威福帝不能堪又引道士行厭勝中人王伏勝發之帝因大怒將廢爲庶人召儀與議儀曰皇后專恣海內失望宜廢之以順人心帝使草詔左右奔告后后自申訴帝乃悔又恐后怨恚乃曰上官儀教我后由是深惡儀始忠爲陳王時儀爲諮議與王伏勝同府至是許敬宗構儀與忠謀大逆后志也自褚遂良等元老大臣相次屠覆公卿莫敢正議獨儀納忠禍又不旋踵由是天下之政歸於后而帝拱手矣子庭芝歷周王府屬亦被殺庭芝女中宗時爲昭容追贈儀爲中書令秦州都督楚國公庭芝黃門侍郎岐州刺史天水郡公以禮改葬

贊曰高宗之不君可與爲治邪內牽嬖陰外劫讒言以无忌之親遂良之忠皆顧命大臣一旦誅斥忍而不省反天之剛撓陽之明卒使牝味鳴辰祚移后家可不哀哉天以女戎間唐而興雖義士仁人抗之以死決不可支然瑗濟義琰儀四子可謂知所守矣噫使長孫不逐江夏害吳王褚不譖死劉洎其盛德可少訾乎

長孫褚韓來上官列傳第三十終

唐書一百五

唐書一百五

杜二崔高郭趙楊盧二劉李孫邢列傳第三十一 唐書一百六
杜正倫相州洹水人隋世重舉秀才天下不十人而正倫一門三
秀才皆高第爲世歆美調武騎尉太宗素知名表直秦王府文學
館貞觀元年魏徵薦其才擢兵部員外郎帝勞曰朕舉賢者非朕
獨私以能益百姓也我於宗婭故人苟無能終不得任卿宜思有
以稱吾舉者俄遷給事中知起居注帝嘗曰朕坐朝不敢多言必
待有利于民乃出諸口正倫曰臣職左史陛下言失非止損百
姓且筆之書千載累德帝悅賜綵段二百進累中書侍郎與韋挺
虞世南姚思廉論事稱旨帝爲設宴具召四人者謂曰我聞神龍
可擾以馴然頷有逆鱗嬰者死人君亦有之卿屬遂犯吾鱗禪闕
失朕其慮危亡哉思卿至意故舉酒以相樂也各賜帛有差太子
監國詔正倫行左庶子兼崇賢館學士帝謂正倫吾兒幼未有就

德我常物物戒之今當監國不得朝夕見故輟卿於朝以佐太子
慎之勗之它日又言朕年十八猶在人間情僞無不嘗及卽位處
置有失必待諫乃釋然悟況太子生深宮不及知邪且人主不可
自驕今若詔天下敢諫者死將無復發言矣故朕孜孜延進直言
卿其以是曉太子冀禪之擢中書侍郎封南陽縣侯仍兼太子左
庶子出入兩宮典機密以辦治稱後太子稍失道帝語正倫太子
數私小人卿可審喻之教而不徙其語我來故正倫顯諫無所避
太子不從輒道帝語督切太子卽表聞帝責曰何漏洩我語對曰
開示不入故以陛下語怖之冀當反善帝怒出爲穀州刺史再貶
交州都督太子廢坐受金帶流驩州久之授郢石二州刺史顯慶
元年擢黃門侍郎兼崇賢館學士進同中書門下三品又兼度支
尚書仍知政事遷中書令封襄陽縣公初正倫已通貴李義府官

益

尚微及同執政不能下中書侍郎李友蓋義府族也晚附正倫同
撫義府釁缺義府使人告正倫友益交通罔上有異計高宗惡之
出正倫爲橫州刺史流友益峰州正倫卒于貶正倫與城南諸杜
昭穆素遠求同譜不許銜之諸杜所居號杜固世傳其地有壯氣
故世衣冠正倫旣執政建言鑿杜固通水以利人旣鑿川流如血
閱十日止自是南杜稍不振正倫工屬文嘗與中書舍人董思恭
夜直論文章思恭歸謂人曰與杜公評文今日覺吾文頓進無子
以兄子志靜爲嗣從子求仁從孫咸皆顯名
求仁有雅才永淳中授監察御史坐事爲黜令與徐敬業舉兵爲
興復府左長史死于難咸擢進士第累遷右臺監察御史牂柯反
咸監軍出討賊保壘自固道荒漫師不能進咸乃息士示不欲戰
陰伺之時旱暑風熾咸縱火譟而前賊眩怖相失自騰踐死擒其

西遂平之遷侍御史出爲汾州長史開元中爲河北按察使坐用法深貶睦州司馬

崔知溫字禮仁許州陽陵人仕爲左千牛稍遷靈州司馬境有渾斛薩萬帳數擾齊民農皆釋耒習騎射以扞賊知溫表徙河北虜不樂遷將軍契苾何力爲言乃止知溫固請疏十五報卒徙河北自是人得就耕渾斛薩至徙地顧善水草亦忘遷後入朝過州謝曰初徙且怨公今地膏腴衆孳夥更荷公恩皆再拜四遷蘭州刺史党項羌三萬入寇州兵寡衆懼莫知所出知溫披闔不設備羌怪之不敢進俄會將軍權善才率兵至大破其衆善才欲遂窮追取之知溫曰古善戰弗逆奔且谿谷複深草木荒延萬分一有變不可悔善才曰善分降口五百贈知溫辭曰我議公事圖私利邪累遷尚書左丞轉黃門侍郎修國史永隆初以秩卑特詔同門下

破 奏

三品兼修國史遷中書令卒年五十七贈幽州大都督諡曰忠子泰之開元時爲工部尚書諤之爲將作少匠與誅二張功封博陵縣侯實封戶二百終少府監兄知悌亦至中書侍郎與戴至德郝處俊李敬玄等同賜飛白書贊而知悌敬玄以忠勤見表遷尚書左丞裴行儉之坡突厥斬泥孰匄殘落保狼山詔知悌馳往定襄慰將士佐行儉平道寇有功終戶部尚書

高智周常州晉陵人第進士補越王府參軍遷費令與丞尉均取俸民安其化刻石頌美入擢祕書郎弘文館直學士嘗覆弈誦碑無謬者三遷蘭臺大夫孝敬在東宮與司文郎中賀敏司經大夫王真儒並爲侍讀得告還鄉里歎曰進不知退取禍之道也卽移病去俄拜壽州刺史其治尚文雅行部先見諸生質經義及政得失旣乃錄獄訟考耕餉勤墮以爲常遷正諫大夫黃門侍郎儀鳳

初進同中書門下三品遷太子左庶子是時崔知溫劉景先修國史故智周與郝處俊監莅久之罷爲御史大夫與薛元超裴炎同治章懷太子獄無所同異固表去位高宗美其槩授右散騎常侍請致仕聽之卒年八十二贈越州都督諡曰定智周始與郝處俊來濟孫處約共依江都石仲覽仲覽傾產結四人驩因請各語所期處俊曰丈夫惟無仕仕至宰相乃可智周濟如之處約曰得爲舍人在殿中周旋吐納可也仲覽使相工視之工語仲覽曰高之貴君不及見之來早顯而末躋高晚顯而壽吾聞速登者易顛徐進者少患天道也後濟居吏部處約以瀛州參軍入調濟曰如志擬通事舍人畢降階勞問平生旣仲覽卒而濟等益顯智周所善義興蔣子慎有客嘗視兩人曰高公位極人臣而嗣少弱蔣侯宦不達後且興子慎終達安尉其子縉往見智周智周方貴以女妻

之生子挺歷湖延二州刺史生子冽渙皆擢進士冽爲尚書左丞渙永泰初歷鴻臚卿日本使嘗遺金帛不納唯取牋一番爲書以貽其副云挺之卒冽兄弟廬墓側植松柏千餘渙終禮部尚書封汝南公冽子鍊渙子銖又有清白名而高氏後無聞

郭正一定州鼓城人貞觀時由進士署第歷中書舍人弘文館學士永隆中遷祕書少監檢校中書侍郎詔與郭待舉岑長倩魏玄同並同中書門下承受進止平章事平章事自正一等始永淳中真遷中書侍郎執政久明習故事文辭詔敕多出其手劉審禮與吐蕃戰青海大敗高宗召羣臣問所以制戎正一曰吐蕃曠年梗寇師數出坐費糧貲近討則喪威深入則不能得其巢穴今上策莫如少募兵且明烽候勿事侵擾須數年之遲力有餘人思戰一舉可破矣劉齊賢皇甫文亮等議亦與正一合帝納之武后專國

罷爲國子祭酒出檢校陝州刺史與張楚金元萬頃皆爲周興所誣構殺之籍入其家妻息流放文章無存者

趙弘智河南新安人元魏車騎大將軍肅之孫蚤喪母事父篤孝通書傳仕隋爲司隸從事武德初大理卿郎楚之白爲詹事府主簿太宗時豫論撰錄勤繇太子舍人進黃門侍郎兼弘文館學士移病出爲萊州刺史稍遷太子右庶子父事兄弘安俸祿歸之不敢私弘安卒哀慟過期奉嫂謹甚撫兄子慈均所生會太子廢免官俄拜光州刺史永徽初入爲陳王師講孝經百福殿於是宰相弘文館學士太學生皆在弘智舉五經諸儒更詰辨隨問酬悉舌無留語高宗喜曰試爲我陳經之要以輔不逮對曰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天下願以此獻帝悅賜絹二百名馬一四年進國子祭酒仍爲學士卒年八十二諡曰宣弘安亦終國子祭酒曾

孝

孫矜舉明經調舞陽主簿吳少誠反以縣歸徙襄城主簿賜牙緋歷襄城丞客死柳州官爲斂葬後十七年子來章始壯自襄陽往求其喪不得野哭再閱旬卜人秦詡爲筮曰金食其墨而火以貴其墓直丑在道之右南有貴神冢土是守宜遇西人深目而髯乃其得實明日有老人過其所問之得矜墓直社北遂歸葬弘安墓次時人哀來章孝皆爲出涕云

自

崔敦禮字安上祖仲方在隋爲禮部尚書其先博陵著姓魏末徙爲雍州咸陽人敦禮涉書傳以節義將武德中官通事舍人善辭令進止觀者皆竦嘗持節幽州召廬江王瑗瑗已舉兵執之脅問朝廷事敦禮不爲言太宗壯之還除左衛郎將賜金幣良馬擢中書舍人四遷兵部侍郎出爲靈州都督召還拜兵部尚書詔撫輯回紇鐵勒部姓會薛延陀寇邊與李勣合兵破之置祁連州處其

餘衆瀚海都督回紇吐迷度爲下所殺詔往綏定立其嗣而還敦
禮通知四夷情僞少慕蘇武爲人故屢使突厥前後建明允會事
機永徽四年拜侍中監修國史累封固安縣公進中書令兼檢校
太子詹事以久疾自言不任事奉兩宮更拜太子少師同中書門
下三品弟餘慶時爲定襄都督府司馬召使侍疾卒年六十一高
宗爲舉京東雲龍門賻布祕器尤厚贈開府儀同三司并州大都
督諡曰昭陪葬昭陵餘慶位亦至兵部尚書

楊弘禮字履莊隋尚書令素弟之子雅與玄感不協咸表其必亂
玄感誅父岳繫長安獄煬帝使赦之比至岳已死高祖卽位以素
有功于隋詔弘禮襲清河郡公除太子通事舍人貞觀中累遷中
書舍人太宗征遼東拜兵部侍郎駐蹕之役領步騎二十四軍跳
出賊背所向摧靡帝自山下望其衆袍仗精整人人盡力壯之謂

許敬宗曰越公兒郎故有家風時宰相悉留定州輔皇太子唯褚
遂良敬宗弘禮掌行在機務還拜中書侍郎遷司農卿爲崑丘道
副大總管破處密殺焉耆王降馭支部獲龜茲于闐王凱旋會帝
崩大臣疾之下遷涇州刺史永徽初追論其功遷勝州都督改太
府卿卒贈蘭州都督諡曰質弟弘武

弘武少修謹永徽中累爲吏部郎中太子中舍人高宗東封泰山
自荊州司馬擢司戎少常伯從帝還詔補授吏部五品官遷西臺
侍郎帝嘗讓曰爾在戎司授官多非其才何邪弘武曰臣妻剛悍
此其所屬不敢違以諷帝用后言也帝笑不罪乾封二年同東西
臺三品弘武無它才特謙慎自守然居職以清簡稱卒贈汴州刺
史諡曰恭三子元亨元禧元禕

元禧爲尚舍奉御善醫武后所信愛嘗忤張易之易之奏素在隋

有逆節子孫不可供奉后乃詔素及兄弟有子若孫不得任京官及侍衛貶元亨睦州刺史元禧資州刺史元禕梓州司馬易之誅復任京官並至刺史

纂字續卿弘禮族父大業時第進士爲朔方郡司法書佐坐玄感近屬廢居蒲城高祖度河上謁長春宮遷累侍御史數上書言事稱旨除考功郎中貞觀初爲長安令賜爵長安縣男有告女子表妖逆者纂按之情不得表敗太宗惡其不忠將殺之中書令溫彥博以過誤當宥乃免後爲吏部侍郎有俗才抑文雅進黠吏度時舞數以自進終戶部尚書贈幽州都督諡曰恭纂從子昉武后時爲肅機宇文化及子訴治先蔭昉方食未卽判遽曰肅機而未食庸知天下有冤而求食乎昉怒取牒署曰父弑隋主子訴隋資可乎人服其敏終工部尚書

盧承慶字子餘幽州涿人隋散騎侍郎思道之孫父赤松爲河東令與高祖雅故聞兵興迎見霍邑拜行臺兵部郎中終率更令范陽郡公承慶美儀矩博學而才少襲爵貞觀初爲秦州參軍入奏軍事太宗偉其辯擢考功員外郎累遷民部侍郎帝問歷代戶版承慶敘夏商至周隋增損曲折引據該詳帝嗟賞俄兼檢校兵部侍郎知五品選辭曰選事在尚書臣掌之爲出位帝不許曰朕信卿卿何不自信歷雍州別駕尚書左丞高宗永徽時坐事貶簡州司馬閱歲改洪州長史帝將幸汝湯泉故拜汝州刺史顯慶四年以度支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坐調非法免俄拜潤州刺史拜刑部尚書以金紫光祿大夫致仕卒臨終戒其子曰死生至理猶朝有暮吾死斂以常服晦朔無薦牲葬勿卜日器用陶漆棺而不槨墳高可識碑志著官號年月無用虛文贈幽州都督諡曰定初承

慶典選校百官考有坐漕舟溺者承慶以失所載考中下以示其人無愠也更曰非力所及考中中亦不喜承慶嘉之曰寵辱不驚考中上其能著人善類此弟承業承泰承業繼爲雍州長史尚書左丞有能名承泰子齊卿長安初爲雍州參軍武后詔長史薛季昶擇僚吏堪御史者季昶訪於齊卿齊卿曰長安尉盧懷慎李休光萬年尉李乂崔湜咸陽丞倪若水蓋屋尉田崇璧新豐尉崔日用季昶用其言後皆爲通顯巨人及拜幽州刺史而張守珪隸果毅齊卿厚遇曰君十年至節度使已而果然喜飲酒踰斗不亂寬厚樂易士友以此親之終太子詹事廣陽縣公承慶從孫藏用別有傳

劉祥道字同壽魏州觀城人父林甫武德時爲內史舍人典機密以才稱與蕭瑀等撰定律令著律議萬餘言歷中書吏部二侍郎賜爵樂平縣男唐沿隋制十一月選集至春停日薄事叢有司不及研諦林甫建請四時聽選隨到輒擬於是官無滯人始天下初定州府及詔使以赤牒授官至是罷悉集吏部調至萬員林甫隨才銓錄咸以爲宜論者方隋高孝基祥道少襲爵歷御史中丞顯慶中遷吏部黃門侍郎知選事旣世職乃釐補敝闕上疏陳六事一曰今取士多且濫入流歲千四百多也雜色入流未始銓汰濫也故共務者善人少惡人多臣謂應雜色進者切責有司試判爲四等第一付吏部二付兵部三付主爵四付司勳若坐負當責雖經赦仍配三司不者還本貫則官不雜矣二曰內外官一品至九品萬三千四百六十五員大抵三十而仕六十而退取其中數不三十年存者略盡若歲入流五百人則三十年自相充補況三十年外在官猶多不慮其少今入流歲千四百其倍兩之又停選六

七千人復年別新加其類寔廣殆非經久之制古者爲官擇人不聞取人多而官少也三曰永徽以來在官者或以善政擢論事者或以單言進而庠序諸生未聞甄異是獎勸之道未周也四曰唐有天下四十年未有舉秀才者請自六品以下至草野審加摻訪無令赫赫之辰斯學遂絕五曰唐虞三載考績黜陟幽明二漢用人亦久其職今任官率四考罷官知秩滿則懷去就民知遷徙則苟且以去就之官臨苟且之民欲移風振俗烏可得乎請四考進階八考聽選以息迎新送故之弊六曰三省都事主事主書比選補皆取流外有刀筆者雖欲參用士流率以儔類爲恥前後相沿遂成故事且掖省崇峻王言祕密尚書政本人物所歸專責曹史理有未盡宜稍革之以清其選會中書令杜正倫亦言入流者衆爲官人敞乃詔與祥道參議而執政憚改作又以勳戚子進取無

他門遂格稍遷司刑太常伯每覆大獄必歔歔累歎奏決日爲再不食詔巡察關內道多振冤滯兼沛王府長史麟德元年拜右相祥道性審謹居宰相憂畏不自堪數陳老病丐解坐與上官儀善罷爲司禮太常伯高宗封泰山有司請太常卿亞獻光祿卿終獻祥道建言三代六卿重故得佐祠漢魏以來權歸臺省九卿爲常伯屬官今封岱大禮不以八坐用九卿無乃徇古名忘實事乎帝可其議以司徒徐王元禮亞獻祥道終獻禮成進爵廣平郡公乾封元年以金紫光祿大夫致仕卒年七十二贈幽州都督諡曰宣子齊賢襲爵繇侍御史出爲晉州司馬帝以其方直尊憚之時將軍史興宗從獵苑中言晉州出佳鷄可捕取帝曰齊賢豈捕鷄人邪卿安得以此待之累遷黃門侍郎修國史永淳元年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武后時代裴炎爲侍中辨炎不反后怒左遷普州刺

史道貶吉州長史永昌中爲酷吏所陷繫州獄自經死沒其家建中三年贈太子太保齊賢三世至兩省侍郎典選從父應道吏部郎中從父弟令植禮部侍郎凡八人前後歷吏部郎中貞外世以爲罕

令植孫從一擢進士宏詞第調渭南尉雅爲常袞盧杞所厚薦授監察御史普王討李希烈表爲元帥判官德宗居奉天超拜刑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從幸梁州改中書侍郎帝遇之善然無它材能容身遠罪而已貞元初以疾自乞罷爲戶部尚書卒贈太子太傅

李敬玄亳州譙人該覽群籍尤善於禮高宗在東宮馬周薦其材召入崇賢館侍讀假中祕書讀之爲人峻整然造請不憚寒暑許敬宗頗薦延之歷西臺舍人弘文館學士遷右肅機檢校太子右

中護拜西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兼檢校司列少常伯時貞外郎張仁禕有敏才敬玄委以曹事仁禕爲造姓曆狀式銓簿鉗鍵周密病心太勞死敬玄因其法衡綜有序自永徽後選貞寔多惟敬玄居職有能稱性彊記雖官萬負遇諸道未嘗忘姓氏有來訴者口諭書判參舛及殿累本末無少繆天下服其明杭州參軍徐太玄哀其僚張惠以賊抵死而惠母老乃詣獄自言與惠偕受薄其罪惠得不死太玄坐免官十年敬玄廉知之擢爲鄭州司功參軍後至祕書少監申王師以德行聞其鑒拔率若此咸亨二年轉中書侍郎又改吏部兼太子右庶子同中書門下三品監修國史進吏部尚書居選部久人多附嚮凡三娶皆山東舊族又與趙李氏合譜故臺省要職多族屬姻家高宗知之不能善也儀鳳元年拜中書令封趙國公劉仁軌西討吐蕃有所建請敬玄數持異由是

有隙因奏河西鎮守非敬玄不可敬玄辭以非將帥才且仁軌逞憾故疆臣以不能帝厭之因曰仁軌若須朕朕且行卿安得辭乃拜洮河道大總管兼鎮撫大使檢校鄯州都督統兵十八萬代仁軌與吐蕃將論欽陵戰青海使劉審禮爲先鋒麃虜敬玄按軍自知審禮戰歿尚首鼠不進乃頓承風嶺又阻溝淖莫能前賊屯高壓其營偏將黑齒常之率死士夜擊賊敬玄始得至鄯州又戰湟川遂大敗數稱疾求罷歸許之既入見不引謝即還府視事帝察實不病貶衡州刺史久之遷楊州長史卒官贈兗州都督諡曰文憲撰次禮論及他書數十百篇二子思冲守一思冲神龍初歷工部侍郎左羽林軍將軍從節愍太子誅武三思見殺籍其家守一耶令孫紳別傳敬玄弟元素爲武德令刺史李文暕橫調民黃金造常滿尊以獻官屬無敢諫元素固爭文暕爲少損更以私財助

之延載初繇文昌左丞遷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爲武懿宗所構與綦連耀等同誅神龍中追洗其辜

劉德威徐州彭城人姿貌魁秀有幹略隋大業末從裴仁基討淮賊手劔賊酋傳行在後歸李密密分麾下兵使守懷州密降俱入朝授左武侯將軍封滕縣公詔將兵擊劉武周因判并州總管府司馬裴寂失律齊王元吉棄州遁德威總留府事賊薄城民皆叛附賊遂爲武周所獲使率本部徇地浩州得自拔歸盡上賊中虛實高祖嘉納改彭城縣公未幾檢校大理少卿從平洛陽有功轉刑部侍郎加散騎常侍妻以平壽縣主貞觀初歷大理卿綿州刺史政號廉平百姓立石頌德尋檢校益州大都督府長史入爲大理卿太宗問曰比刑網寢密咎安在德威曰在君不在臣下之寬猛視主之好律失入者減三失出者減五今坐入者無辜坐出者

有罪所以吏務深文爲自營計非有教使然也帝然其言後遷刑部尚書檢校雍州別駕詔至齊州按齊王祐獄還半道聞祐反入據濟州詔德威就發河南兵經略之會母喪免既除爲同州刺史永徽三年卒官年七十一贈禮部尚書幽州都督謚曰襄陪葬獻陵德威於閨門友睦爲人寬平生所得奉祿以分宗親無留藏子審禮審禮少喪母爲祖母元所養隋末大亂道不通審禮尚少自鄉里負祖母度江轉側避地及天下平西入長安元每疾病必親煮藥嘗而進元曰兒孝通幽顯吾一顧念疾輒間貞觀中歷左驍衛郎將父喪免比葬徒跣血流行路咨歎服除當襲爵讓其弟不聽見父執必感泗滂沱事繼母尤謹與弟延景爲聞友得祿多資之而妻子執寒苦晏如也母從皆同居合二百口內外無間言遷工部尚書檢校左衛大將軍儀鳳三年吐蕃寇涼州副中書令

再

李敬玄討之遇虜青海上與戰敬玄逗撓不前審禮敗爲虜執其子尚乘直長殆庶及延景詣闕待罪請入賊以贖有詔審禮徇忠以沒非有罪宜各還職特詔殆庶弟易從省之既至而審禮卒易從晝夜哭不止吐蕃哀其志乃還父尸徒跣萬里扶護以歸見者流涕審禮贈工部尚書謚曰僖

延景字冬日終陝州刺史睿宗初以后父追贈尚書右僕射陪葬乾陵易從累遷彭城長史任城縣男永昌中爲酷吏周興誣構坐死刑百姓奔走爭解衣投地曰爲長史祈福有司平直乃十餘萬當時號孝義劉家及易從以非禍死天下冤之

子昇年十餘歲流嶺表六道使誅流人昇以信愛爲首領所庇免後易姓溫北歸洛景雲中特授右武衛騎曹參軍開元中累遷中書舍人太子右庶子昇能文善草隸審禮從弟延嗣爲潤州司馬

徐敬業攻潤州延嗣與刺史固守俄而城陷敬業邀以降延嗣曰
吾世蒙恩今城不守所負多矣詎能苟生爲宗族羞敬業怒將斬
之其黨魏思溫救止繫江都獄敬業敗錄忠當敘以裴炎近親裁
遷梓州長史轉汾州刺史宗族至刺史者二十餘人

孫處約名道茂汝州郟城人貞觀中爲齊王祐記室祐多過失
數上書劾諫王誅帝得其書咨歎之擢中書舍人高宗卽位令杜
正倫請增舍人貲帝曰處約一人足辦我事止不除以論譏勞數
賜段物再遷司禮少常伯麟德元年以西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
爲少司成以老致仕卒子佺延和初爲羽林將軍幽州都督率兵
十二萬討奚李大酺分三屯以副將李楷洛周以悌領之次冷硎
楷洛與大酺戰不勝壯校多沒佺氣褫乃給言天子詔我招慰奚
楷洛違詔妄戰當斬遣人謝大酺大酺曰審尔願出天子賜明不

欺佺擊聚軍中幣萬餘匹悉袍帶并與之大酺知佺詐好語勸引
還而佺部伍離沮奚逼之大敗死者數萬佺以悌同見獲送默啜
所殺之

邢文偉滁州全椒人與歷陽高子貢壽春裴懷貴俱以博學聞咸
亨中歷太子典膳丞時孝敬罕見宮臣文偉卽減膳上書曰古者
太子旣冠則有司過之史虧膳之宰史不書過死之宰不徹膳死
之皇帝簡料英俊自庶子至司議舍人學士侍讀使佐殿下成就
聖德比者不甚廷議謁對稀簡三朝之後與內人獨居何繇發揮
天資使睿哲文明哉今史旣闕官宰得奉職謹守禮經以聞太子
答曰幼嗜墳典欲研精極意而未閑將衛耽誦致勞比苦風虛奉
陛下恩旨不許彊勉加以趨侍朝夕無自專之道屢闕坐朝垂廢
學緒觀尋來請良符宿志自非義均弼諧渠能進此藥石文偉由

是益知名。後右史缺，高宗謂侍臣曰：「文偉切諫，吾見此直臣也。」遂授之。武后時，累遷鳳閣侍郎兼弘文館學士。載初元年，爲內史。后御明堂，詔文偉發孝經。后問：「天與帝異，稱云何？」文偉曰：「天帝一也。」制曰：「郊后稷以配天，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奈何？」而一對曰：「先儒執論不同。昊天及五方，總六天帝。后曰：「帝有六，則天不同，稱固矣。」文偉不得對。后曰：「移風易俗，莫善于樂。」伯牙鼓琴，鍾期聽之，知意在山水，是人能移風易俗矣。何取樂邪？」文偉曰：「聖人作樂，平人心，變風俗。末世樂壞，則爲人所移。后喜賜帛，宗秦客以姦賊抵罪，文偉坐所善貶。珍州刺史會它使者至，文偉內悸，自經死。」

高子貢善太史書，與朱敬則善。擢明經歷祕書省正字。弘文館直學士，不得志，因棄官去。徐敬業起兵，弟敬猷統兵五千逼和州。子貢率鄉人數百拒之，賊引去。以功擢朝散大夫，爲成均助教。東莞

公融嘗爲和州刺史，從子貢受業。及融謀舉兵，令黃公譔見子貢，推爲謀主。書疏往返，恩結諸王，內應謀泄，坐死。

杜二崔高郭趙楊盧二劉李孫邢列傳第三十一終 唐書一百六

傳呂陳列傳第三十二

唐書一百七

唐書一百七

傳齊相州鄴人隋開皇中以儀曹事漢王諒諒反問齊今茲熒惑
入井果若何對曰東井黃道所由熒惑之舍烏足怪邪若人地上
井乃爲災諒怒俄及敗齊以對勉徙扶風高祖爲扶風太守禮之
及卽位拜太史丞會令庾儉以父質占候忤煬帝死懲其事恥以
術宦薦齊自代齊遷令與儉同列數排毀之儉不爲恨於是人多
儉仁罪齊遽且忿時國制草具多仍隋舊齊謂承亂世之後當有
變更乃上言龍紀火官黃帝廢之咸池六英堯不相沿禹弗行舜
政周弗襲湯禮易稱巳日乃孚革而信也故曰革之時大矣哉有
隋之季違天害民專峻刑法殺戮賢俊天下兆庶同心叛之陛下
撥亂反正而官名律令一用隋舊且懲沸羹者吹冷壘傷弓之鳥
驚曲木況天下久苦隋暴安得不新其耳目哉改正朔易服色變

律令革官名功極作樂治終制禮使民知盛德之隆此其時也然官貴簡約夏后官百不如虞氏五十周三百不如商之百又曰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衛鞅爲秦制法增鑿顛抽脅鑊烹等六篇始皇爲挾書律此失於煩不可不監是時太僕卿張道源建言官曹文簿繁總易欺請減之以鈐吏姦公卿舉不爲然弈獨是之爲衆沮訛不得行武德七年上疏極詆浮圖法曰西域之法無君臣父子以三塗六道嚇愚欺庸追既往之罪窺將來之福至有身陷惡逆獄中禮佛口誦梵言以圖偷免且生死壽夭本諸自然刑德威福繫之人主今其徒矯託皆云由佛攘天理竊主權書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有作威作福玉食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五帝三王未有佛法君明臣忠年祚長久至漢明帝始立胡祠然惟西域桑門自傳其教西

晉以上不許中國髡髮事胡至石苻亂華乃弛厥禁主庸臣佞政虐祚短事佛致然梁武齊襄尤足爲戒昔褒姒一女營惑幽王能亡其國況今僧尼十萬刻繒泥像以惑天下有不亡乎陛下以十萬之衆自相夫婦十年滋產十年教訓兵農兩足利可勝旣邪昔高齊章仇子他言僧尼塔廟外見毀宰臣內見疾妃嬙陽讒陰謗卒死都市周武帝入齊封寵其墓臣竊賢之又上十二論言益痛切帝下奔議有司唯道源佐其請中書令蕭瑀曰佛聖人也非聖人者無法請誅之弈曰禮始事親終事君而佛逃父出家以匹夫抗天子以繼體悖所親瑀非出空桑乃尊其言蓋所謂非孝者無親瑀不答但合爪曰地獄正爲是人設矣帝善弈對未及行會傳位止初九年太白躔秦分弈奏秦王當有天下帝以奏付王及太宗卽位詔賜食謂曰向所奏幾敗我雖然自今毋有所諱而不盡

言又嘗問卿拒佛法奈何。弈曰：佛西胡黠人爾，欺誅夷狄，以自神。至入中國而熾，兒幻夫摸象，莊老以文飾之，有害國家而無補百姓也。帝異之。貞觀十三年卒，年八十五。弈病未嘗問醫，忽酣臥，蹶然悟曰：吾死矣乎！即自誌曰：傅弈，青山白雲人也。以醉死，嗚呼！遺言戒子六經名教，言若可習也。妖胡之法，慎勿爲。吾死當僦葬，弈雖善數，然嘗自言其學不可以傳。又注老子，并集魏晉以來與佛議駁者爲高識篇。武德時所改漏刻，定十二軍號，皆詔弈云。

呂才，博州清平人。貞觀時，祖孝孫增損樂律，與音家王長通、白明達更質難，不能決。太宗詔侍臣舉善音者，中書令溫彥博、白才天悟絕人，聞見一接，輒究其妙。侍中王珪、魏徵盛稱才，製尺八、凡十二枚，長短不短，與律諧契。即召才直弘文館，參論樂事。帝嘗覽周武帝三局象經，不能通，或言太子洗馬蔡允恭能之，召問允恭。少

通其略，老乃忘。試問才，退一昔，即解具圖，以聞。允恭記其舊，與才正同。由是知名，擢累太常博士。帝病陰陽家所傳書多謬，僞淺惡世，益拘喪命，才與宿學老師刪落煩訛，掇可用者爲五十三篇，合舊書四十七，凡百篇，詔頒天下。才於持議，儒而不俚，以經誼推處其驗術，諸家共訶短之。又舉世相惑，以禍福終莫悟云。才之言不甚文，要欲救俗失，切時事，俾易曉也。故剝其三篇，卜宅篇曰：易稱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蓋取諸大壯。殷周時有卜擇之文，詩稱相其陰陽，書卜洛食，近世乃有五姓，謂宮也，商也，角也，徵也，羽也，以爲天下萬物悉配屬之，以處吉凶。然言皆不類，如張王爲商，武庚爲羽，是以音相諧附。至柳爲宮，趙爲角，則不然。其間一姓而兩屬，復姓數字不得所歸，是直野人巫師說爾。按堪輿經，黃帝對天老，始言五姓，且黃帝時獨姬姜數姓耳。後世賜

族者寢多然管蔡邴霍魯衛毛聃郤雍曹滕畢原酆郇本之姬姓
孔殷宋華向蕭亳皇甫本之子姓至因官命氏因邑賜族本同末
異叵爲配宮商哉春秋以陳衛秦爲水姓齊鄭宋爲火姓或所出
之祖所分之星所居之地以著由來非宮商角徵羽相管攝也祿
命篇曰漢宋忠賈誼譏司馬季主曰卜筮者高人祿命以悅人心
矯言禍福以規人財王充曰見骨體知命祿見命祿知骨體此則
言祿命尚矣推索本原固不其然積善之家必有餘慶豈建祿而
後吉乎積惡之家必有餘殃豈劫殺而後災乎皇天無親常與善
人天人之交如影響有夏多罪天命勦絕宋景修德妖星退舍學
也祿在其中不生當建學文王憂勤損壽非初值空亡長平坑降
卒非俱犯三刑南陽多近親非俱當六合歷陽成湖不共河魁蜀
郡炎火不盡災厄世有同建與祿而貴賤殊域共命若胎而天壽

異科魯桓公六年七月子同生是爲莊公按曆歲在乙亥月建申
然則值祿空亡據法應窮賤又觸句絞六害借驛馬身尅驛馬三
刑法無官命火也生當病鄉法曰爲人尪弱矬陋而詩言莊公曰
猗嗟昌兮頎而長兮美目揚兮巧趨蹌兮唯向命一物法當壽而
公薨止四五一不驗秦莊襄王四十八年始皇帝生以正月故名政
是歲壬寅正月命借祿於法無官假得祿奴婢應少又破驛
馬三刑身尅驛馬法望官不到命金也正月爲絕無始有終老而
吉又建命生法當壽帝崩時不過五十二不驗漢武帝以乙酉歲
七月七日平旦生當祿空亡於法無官雖向驛馬乃隔四辰法少
無官老而吉武帝卽位年十六末年戶口減耗三不驗後魏高祖
孝文皇帝生皇興元年八月是歲丁未爲借祿命與驛馬三刑身
尅驛馬於法無官又生父死中法不見父而孝文受其父顯祖之

禪禮君未踰年不得正位故天子無父事三老也孝文率天下以事其親而法不合識父四不驗宋高祖癸亥三月生祿與命皆空亡於法無官又生子墓中法宜嫡子雖有次子當早卒而高祖長子先被弑次子義隆享國又生祖祿下法得嫡孫財若祿其孫劭濬皆篡逆幾失宗祧五不驗葬篇曰易稱古之葬者衣之以薪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經曰葬者藏也欲人之弗得見也又曰卜其宅兆而安厝之以是爲感慕之所也魂神之宅也朝市賀遷不可知石泉頽齧不可常是其謀及卜筮庶無後艱斯則備於慎終之禮也後代葬說出于巫史一物有失便謂災及死生多爲妨禁以售其術附妄憑妖至其書乃有百二十家春秋王者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大夫三月士庶人逾月而已貴賤不同禮亦異數此直爲赴弔

遠近之期量事制法故先期而葬謂之不懷也後期不葬謂之殆禮也此則葬有定期不擇年與月一也又曰丁巳葬定公雨不克葬至于戊午襄事君子善之禮卜先遠日者自未而進避不懷也今法巳亥日用葬最凶春秋是日葬者二十餘族此葬不擇日二也禮周尚赤大事用旦殷尚白大事用日中夏尚黑大事用昏大事者何喪禮也此直取當代所尚而不擇時早晚也鄭卿子產及子太叔葬簡公於是司墓大夫室當柩路若壞其室卽平旦而塋不壞其室卽日中而塋子產不欲壞室欲待日中子太叔曰若日中而塋恐久勞諸侯大夫來會葬者然子產太叔不問時之得失惟論人事可否而已曾子曰葬逢日蝕舍於路左待明而行所以備非常也按法葬家多取乾艮二時乃近夜半文與禮乖此葬不擇時三也經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易謂聖人之大

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而法曰官爵富貴葬可致也年壽修促子
姓蕃衍葬可招也夫日慎一日澤及無疆德則不建而祚乃無永
臧孫有後于魯不聞葬得吉也若敖絕嗣於荆不聞葬得凶也此
葬有吉凶不可信四也今法皆據五姓爲之古之葬並在國都之
北趙氏之葬在九原漢家山陵或散處諸域又何上利下利大墓
小墓爲哉然劉之子孫本支不絕趙後與六國等王此則葬用五
姓不可信五也且人有初賤而後貴始泰而終否者子文爲令尹
三仕三已展禽三黜於士師彼冢墓已定而不改此名位不常何
也故知榮辱升降事關諸人而不由於葬六也世之人爲葬巫所
欺忘擗踴荼毒以期徼幸由是相塋隴希官爵擇日時規財利謂
辰日不哭欣然而受弔謂同屬不得臨塋吉服避送其親詭數禮
俗不可以法七也帝又詔造方域圖及教飛騎戰陣圖屢稱旨擢

太常丞麟德中以太子司更大夫卒生平預修書及著述甚多子
方毅七歲能誦經太宗聞其敏召見奇之賜束帛長爲右衛鎧曹
參軍母喪以毀卒布車從母葬通人郎餘令以白粥玄酒生芻祭
路隅世共哀之

陳子昂字伯玉梓州射洪人其先居新城六世祖太樂當齊時兄
弟競豪傑梁武帝命爲郡司馬父元敬世高貲歲飢出粟萬石賑
鄉里舉明經調文林郎子昂十八未知書以富家子尚氣決弋博
自如它日入鄉校感悔卽痛修飭文明初舉進士時高宗崩將遷
梓宮長安於是關中無歲子昂盛言東都勝塏可營山陵上書曰
臣聞秦據咸陽漢都長安山河爲固而天下服者以北假胡宛之
利南資巴蜀之饒轉關東之粟而收山西之寶長羈利策橫制宇
宙今則不然燕代迫匈奴巴隴嬰吐蕃西老千里羸糧北丁十五

唐書一百七
乘塞歲月奔命秦之首尾不完所餘獨三輔閒耳頃遭荒饉百姓
荐饑薄河而右惟有赤地循隴以北不逢青草父兄轉徙妻子流
離賴天悔禍去年薄稔贏耗之餘幾不沈命然流亡未還白骨縱
橫阡陌無主至於蓄積猶可哀傷陛下以先帝遺意方大駕長驅
按節西京千乘萬騎何從仰給山陵穿復必資徒役率癯弊之衆
興數萬之軍調發近畿督扶稚老鑿山輦石驅以就功春作無時
何望有秋彫屺遺噍再罹艱苦有不堪其困則逸爲盜賊揭挺叫
嗥可不深圖哉且天子以四海爲家舜葬蒼梧禹葬會稽豈愛夷
裔而鄙中國耶示無外也周平王漢光武都洛而山陵寢廟並在
西土者實以時有不可故遺小存大去禍取福也今景山崇秀北
對嵩邱右眇汝海祝融太昊之故墟在焉園陵之美復何以加且
太原詹鉅萬之倉洛口儲天下之粟乃欲捨而不顧儻鼠竊狗盜

西入陝郊東犯虎牢取敖倉一杯粟陛下何與遇之武后竒其才
召見金華殿子昂貌柔野少威儀而占對慷慨擢麟臺正字垂拱
初詔問羣臣調元氣當以何道子昂因是勸后興明堂太學卽上
言臣聞之於師曰元氣天地之始萬物之祖王政之大端也天地
莫大於陰陽萬物莫靈於人王政莫先於安人故人安則陰陽和
陰陽和則天地平天地平則元氣正先王以人之通於天也於是
養成羣生順天德使人樂其業甘其食美其服然後天瑞降地符
升風雨時草木茂遂故顛頊唐虞不敢荒寧其書曰百姓昭明協
和萬邦黎人於變時雍廼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
人時和之得也夏商之衰桀紂昏暴陰陽乖行地震怒山川神
鬼發妖見災疾疫大興終以滅亡和之失也迨周文武創業誠信
忠厚加于百姓故成康刑措四十餘年天人方和而幽厲亂常苛

業

匿暴虐詬黷天地川冢沸崩人用愁怨其詩曰昊天不惠降此大戾不先不後爲虐爲瘵顧不哀哉近隋煬帝恃四海之富鑿渠決河自伊洛屬之揚州疲生人之力洩天地之藏中國之難起故身死人手宗廟爲墟逆元氣之理也臣觀禍亂之動天人之際先師之說昭然著明不可欺也陛下含天地之德日月之明眇然遠思欲求太和此伏羲氏所以爲三皇首也昔者天皇大帝攬元符東封泰山然未建明堂享上帝使萬世鴻業闕而不昭殆留此盛德以發揮陛下哉臣謂和元氣睦人倫捨此則無以爲也昔黃帝合宮有虞總期堯衢室夏世室皆所以調元氣治陰陽也臣聞明堂有天地之制陰陽之統二十四氣八風十二月四時五行二十八宿莫不率備王者政失則災政順則祥臣願陛下爲唐恢萬世之業相國南郊建明堂與天下更始按周禮月令而成之廼月孟春

乘鸞輅駕蒼龍朝三公九卿大夫于青陽左个負斧戣馮玉几聽天下之政躬藉田親蠶以勸農桑養三老五更以教孝悌明訟恤獄以息淫刑修文德以止干戈察孝廉以除貪吏後宮非妃嬪御女者出之珠玉錦繡雕琢伎巧無益者棄之巫鬼淫祀營惑於人者禁之臣謂不數朞且見太平云又言陛下方興大化而太學久廢堂皇埃蕪詩書不聞明詔尚未及之愚臣所以私恨也太學者政教之地也君臣上下之取則也俎豆揖讓之所興也天子于此得賢臣焉今委而不論雖欲睦人倫興治綱失之本而求之末不可得也君子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奈何爲天下而輕禮樂哉願引胄子使歸太學國家之大務不可廢已后召見賜筆札中書省令條上利害子昂對三事其一言九道出大使巡按天下申黜陟求人瘼臣謂計有未盡也且陛下發使必欲使

百姓知天子夙夜憂勤之也。群臣知考績而任之也。姦暴不逞，知將除之也。則莫如擇仁，可以恤孤；明可以振滯，剛不避彊禦；智足以照姦者，然後以爲使。故輜軒未動，而天下翹然待之矣。今使且未出，道路之人皆已指笑，欲望進賢，下不肖，豈可得邪？宰相奉詔書，有遣使之名，無任使之實，使愈出，天下愈弊。徒令百姓治道路，送往迎來，不見其益也。臣願陛下更選有威重風槩爲衆推者，因御前殿，以使者之禮禮之，諄諄戒敕，所以出使之意，乃授以節，自京師及州縣，登拔才良，求人瘼，宣布上意，令若家見而戶曉。昔堯舜不下席而化天下，蓋黜陟幽明，能折衷者，陛下知難得人，則不如少出使，彼煩數而無益於化，是烹小鮮而數撓之矣。其二言刺史縣令政教之首，陛下布德澤，下詔書，必待刺史縣令謹宣而奉行之，不得其人，則委棄有司，掛牆屋耳。百姓安得知之一州得才

刺史十萬戶，賴其福，得不才刺史十萬戶，受其困，國家興衰在此職也。今吏部調縣令，如補一尉，但計資考，不求賢良，有如不次用人，則天下囂然相謗矣。徃于常而不變也。故庸人皆任縣令，教化之陵遲，顧不甚哉。其三言天下有危機，禍福因之而生。機靜則有福，動則有禍。百姓安則樂生，不安則輕生者是也。今軍旅之弊，夫妻不得安，父子不相養，五六年矣。自劔南盡，河隴山東，由青徐曹汴河北，舉滄瀛趙鄭，或因水旱，或頓兵疫，死亡流離，略盡尚賴陛下憫其失職，凡兵戍調發，一切罷之，使人得妻子，相見父兄，相保可謂能靜其機也。然臣恐將相有貪夷狄利，以廣地彊武，說陛下者，欲動其機，機動則禍構，宜修文德，去刑罰，勸農桑，以息疲民。蠻夷知中國有聖王，必累譯至矣。于時吐蕃九姓叛，詔田揚名發金山道十姓兵討之，十姓君長以三萬騎戰有功，遂請入朝，后責其

嘗不奉命擅破回紇不聽子昂上疏曰國家能制十姓者繇九姓
疆大臣服中國故勢微弱委命下吏今九姓叛亡北蕃喪亂君長
無主回紇殘破磧北諸姓已非國有欲犄角亡叛唯金山諸蕃共
爲形勢有司乃以揚名擅破回紇歸十姓之罪拒而遣還不使入
朝恐非羈戎之長策也夫戎有鳥獸心親之則順疑之則亂今阻
其善意則十姓內無國家親信之恩外有回紇報讐之患懷不自
安鳥駭狼顧則河西諸蕃自此拒命矣且夷狄相攻中國之福今
回紇已破既無可言十姓非罪又不當絕罪止揚名足以慰其酋
領矣近詔同城權置安北府其地當磧南口制匈奴之衝常爲劇
鎮臣頃聞磧北突厥之歸者已千餘帳來者未止甘州降戶四千
帳亦置同城今磧北喪亂荒饑之餘無所存仰陛下開府招納誠
覆全戎狄之仁也然同城本無儲峙而降附蕃落不免寒飢更相

劫掠今安北有官牛羊六千粟麥萬斛城孤兵少降者日衆不加
救卹盜劫日多夫人情以求生爲急今有粟麥牛羊爲之餌而不
救其死安得不爲盜乎盜興則安北不全甘涼以往躋以待陷後
爲邊患禍未可量是則誘使亂誨之盜也且夷狄代有雄桀與中
國抗有如勃起招合遺散衆將係與此國家大機不可失也又謂
河西諸州軍興以來公私儲蓄尤可嗟痛涼州歲食六萬斛屯田
所收不能償墾陛下欲制河西定亂戎此州空虛未可動也甘州
所積四十萬斛觀其山川誠河西喉咽地北當九姓南逼吐蕃姦
回不測伺我邊罅故甘州地廣粟多左右受敵但戶止三千勝兵
者少屯田廣夷倉庾豐衍瓜肅以西皆仰其餽一旬不往士已枵
飢是河西之命係于甘州矣且其四十餘屯水泉良沃不待天時
歲取二十萬斛但人力寡乏未盡墾發異時吐蕃不敢東侵者繇

唐書一百七
甘涼士馬彊盛以抗其入今甘州積粟萬計兵少不足以制賊若吐蕃敢大入燔蓄穀蹂諸屯則河西諸州我何以守宜益屯兵外得以防盜內得以營農取數年之收可飽士百萬則天兵所臨何求不得哉其後吐蕃果入寇終后世爲邊患最甚后方謀開蜀山由雅州道翦生羌因以襲吐蕃子昂上書以七驗諫止之曰臣聞亂生必由於怨雅州羌未嘗一日爲盜今無罪蒙戮怨必甚怨甚則蜂駭且亡而邊邑連兵守備不解蜀之禍構矣東漢喪敗亂始諸羌一驗也吐蕃黠獍抗天誅者二十餘年前日薛仁貴郭待封以十萬衆敗大非川一甲不返李敬玄劉審禮舉十八萬衆困青海身執賊廷關隴爲空今廼欲建李處一爲上將驅疲兵襲不可幸之吐蕃舉爲賊笑二驗也夫事有求利而得害者昔蜀與中國不通秦以金牛美女啖蜀侯使五丁力士棧褒斜鑿通谷迎秦

之饋秦隨以兵而地入中州三驗也吐蕃愛蜀富思盜之矣徒以障隧隘絕頓餓喙不得噬今撤山羌開阪險使賊得收奔亡以攻邊是除道待賊舉蜀以遺之四驗也蜀爲西南一都會國之寶府又人富粟多浮江而下可濟中國今圖僥倖之利以事西羌得羌地不足耕得羌財不足富是過殺無辜之衆以傷陛下之仁五驗也蜀所恃有險也蜀所安無役也今開蜀險役蜀人險開則便寇人役則傷財臣恐未及見羌而姦盜在其中矣異時益州長史李崇真託言吐蕃寇松州天子爲盛軍師趣轉餉以備之不三年巴蜀大困不見一賊而崇真姦賊已鉅萬今得非有姦臣圖利復以生羌爲資六驗也蜀士虺虜不知兵一虜持矛百人不敢當若西戎不卽破滅臣見蜀之邊垂且不守而爲羌夷所暴七驗也國家近廢安北拔單于棄龜茲疏勒天下以爲務仁不務廣務養不務

殺行太古三皇事今徇貪夫之議誅無罪之羌遺全蜀患此臣所未論方山東饑關隴弊人流亡誠陛下寧靜思和天人之時安可動甲兵興大役以自生亂又西軍失守北屯不利邊人駭情今復舉輿師投不測小人徒知議夷狄之利非帝王至德也善爲天下者計大而不計小務德而不務刑據安念危值利思害願陛下審計之后復召見使論爲政之要適時不便者毋援上古角空言子昂乃奏八科一措刑二官人三知賢四去疑五招諫六勸賞七息兵八安宗子其大權謂今百度已備但刑急罔密非爲政之要凡大人初制天下必有凶亂叛逆之人爲我驅除以明天誅凶叛已滅則順人情赦過宥罪蓋刑以禁亂亂靜而刑息不爲承平設也太平之人樂德而惡刑刑之所加人必慘怛故聖人貴措刑也比大赦澡蕩羣罪天下蒙慶咸得自新近日詔獄稍滋鈎捕支黨

株蔓推窮蓋獄吏不識天意以抵慘刻誠宜廣愷悌之道救法慎罰省白誣冤此太平安人之務也官人惟賢政所以治也然君子小人各尚其類若陛下好賢而不任任而不能信信而不能終終而不賞雖有賢人終不肯至又不肯勸反是則天下之賢集矣議者乃云賢不可知人不易識臣以爲固易知固易識夫尚德行者無凶險務公正者無邪朋廉者憎貪信者疾僞智不爲愚者謀勇不爲怯者死猶鸞隼不接翼薰蕕不共氣其理自然何者以德並凶勢不相入以正攻佞勢不相利以廉勸貪勢不相售以信質僞勢不相和智者尚謀愚者所不聽勇者徇死怯者所不從此趣向之反也賢人未嘗不思効用顧無其類則難進是以湮汨于時誠能信任俊良知左右有灼然賢行者賜之尊爵厚祿使以類相舉則天下之理得矣陛下知得賢須任今未能者蓋以常信任者不

效如裴炎劉禕之周思茂騫味道固蒙用矣皆孤恩前死以是陛下疑於信賢臣固不然昔人有以噎得病乃欲絕食不知食絕而身殞賢人於國猶食在人人不可以一噎而止殮國不可以一謬一賢而遠正士此神鑒所知也聖人大德在能納諫太宗德參三王而能容魏徵之直今誠有敢諫骨鯁之臣陛下廣延順納以新盛德則萬世有述臣聞勞臣不賞不可勸功死士不賞不可勸勇今或勤勞死難名爵不及偷榮尸祿寵秩妄加非所以表庸勵行者也願表顯徇節勵勉百僚古之賞一人千萬人悅者蓋云當也今事之最大者患兵甲歲興賦役不省興師十萬則百萬之家不得安業自有事北狄于今十年不聞中國之勝以庸將御冗兵徭役日廣兵甲日敝願審量損益計利害勢有不可毋虛出兵則人安矣虺賊干紀自取屠滅罪止魁逆無復緣坐宗室子弟皆得更生

然臣願陛下重曉慰之使明知天子慈仁下得自安臣聞人情不能自明則疑疑則懼懼則罪生惟賜愷悌之德使居無過之地俄遷右衛胄曹參軍后既稱皇帝改號周子昂上周受命頌以媚悅后雖數召見問政事論亦詳切故奏聞輒罷以母喪去官服終擢右拾遺子昂多病居職不樂會武攸宜討契丹高置幕府表子昂參謀次漁陽前軍敗舉軍震恐攸宜輕易無將略子昂諫曰陛下發天下兵以屬大王安危成敗在此舉安可忽哉今大王法制不立如小兒戲願審智愚量勇怯度衆寡以長攻短此刷恥之道也夫按軍尚威嚴擇親信以虞不測大王提重兵精甲頓之境上朱亥竊發之變良可懼也王能聽愚計分麾下萬人爲前驅契丹小醜指日可禽攸宜以其儒者謝不納居數日復進計攸宜怒徙署軍曹子昂知不合不復言聖曆初以父老表解官歸侍詔以官供

養會父喪廬冢次每哀慟聞者爲涕縣令段簡會暴聞其富欲害子昂家人納錢二十萬緡簡薄其賂捕送獄中子昂之見捕自筮卦成驚曰天命不祐吾殆死乎果死獄中年四十三子昂資褊躁然輕財好施篤朋友與陸餘慶王無競房融崔泰之盧藏用趙元最厚唐興文章承徐庾餘風天下祖尚子昂始變雅正初爲感遇詩三十八章王適曰是必爲海內文宗乃請交子昂所論著當世以爲法大曆中東川節度使李叔明爲立旌德碑於梓州而學堂至今猶存子光復與趙元子少微相善俱以文稱光終商州刺史子易甫簡甫皆位御史

王無競者字仲列世徙東萊宋太尉弘之遠裔家足于財頗負氣豪縱擢下筆成章科調樂城尉三遷監察御史改殿中會朝宰相宗楚客楊再思離立偶語無競揚笏曰朝禮上敬公等大臣不宜

尚
方

慢常典楚客怒徙無競太子舍人神龍初詆權幸出爲蘇州司馬張易之等誅坐常交往貶廣州仇家矯制榜殺之

趙元者字貞固河間人祖揆號通儒在隋與同郡劉焯俱召至京師補黎陽長徙居汲元少負志略好論辯來游雒陽士爭慕嚮所以造謝皆縉紳選武后方稱制懼不容其高調宜祿尉到職非公事不言彈琴蒔藥如隱者之操自傷位不配才卒年四十九其友魏元忠孟詵宋之問崔璩等共謚昭夷先生

贊曰子昂說武后興明堂太學其言甚高殊可怪笑后竊威柄誅大臣宗室脅逼長君而奪之權子昂乃以王者之術勉之卒爲婦人訕侮不用可謂薦圭璧於房闈以脂澤汗漫之也瞽者不見泰山聾者不聞震霆子昂之于言其聾瞽歟

安政五年季夏一校句讀畢

子納言夏長

傳呂陳列傳第三十二終



唐書一百七

